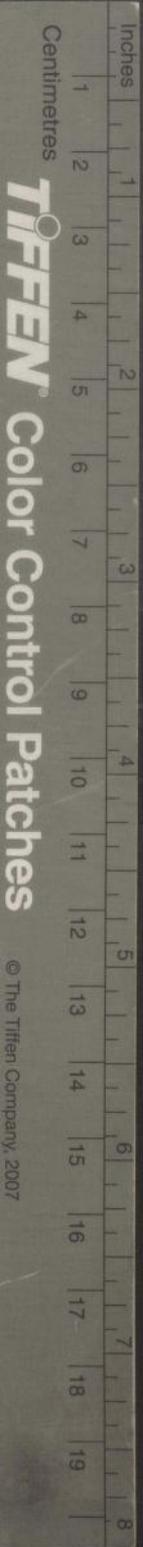


97.451  
5339  
3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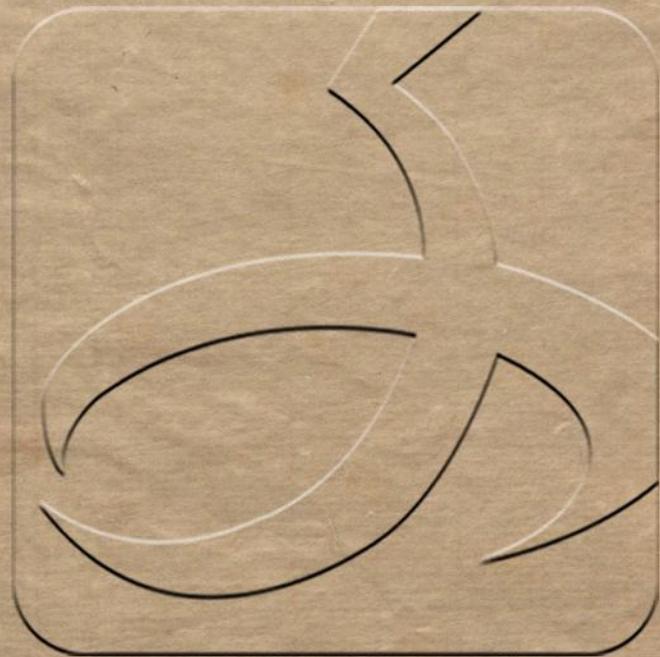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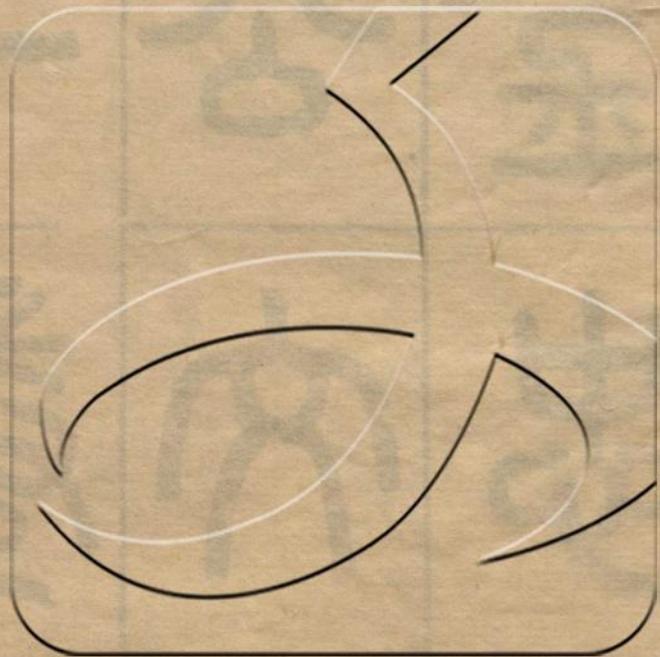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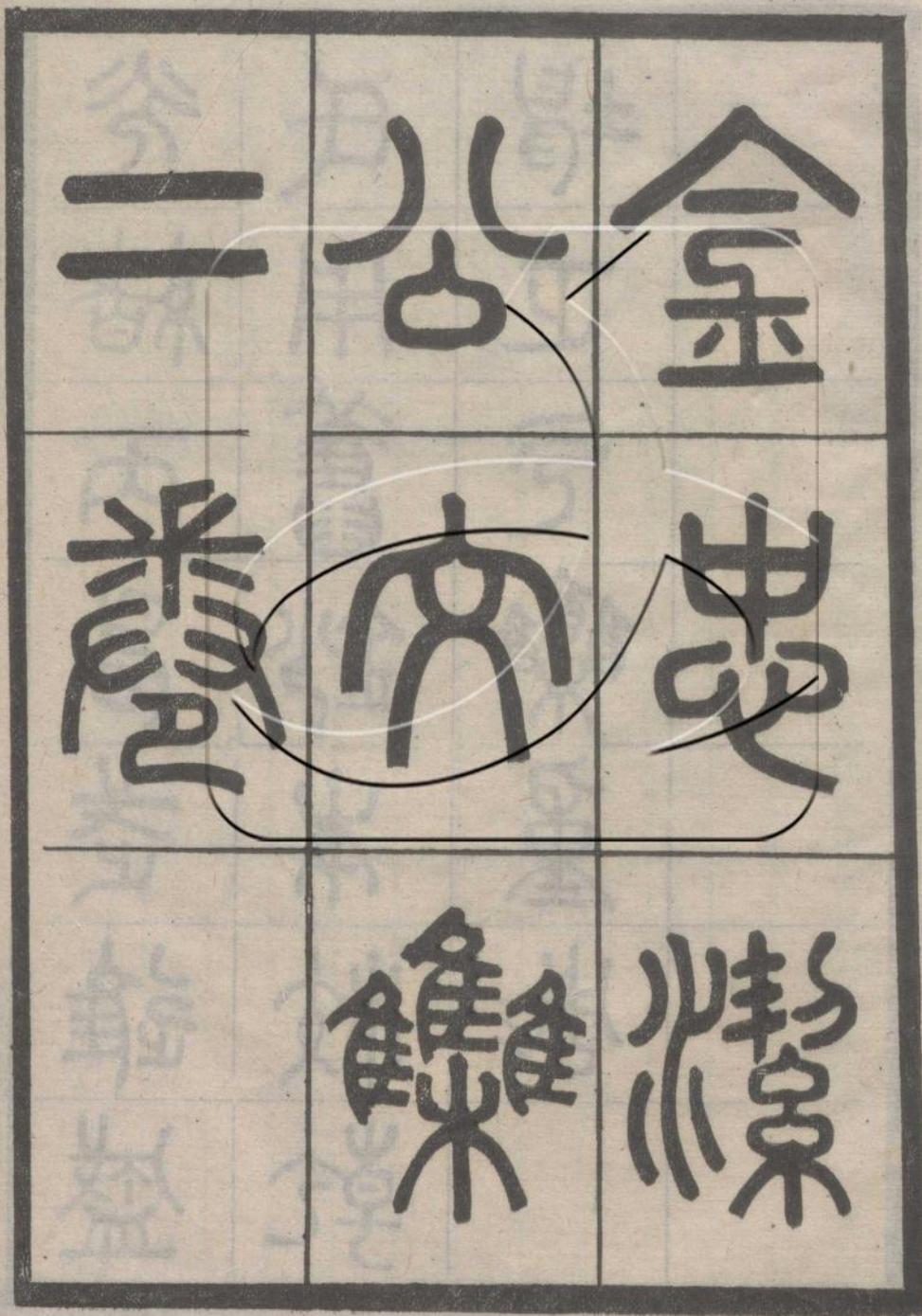
薛金  
堆忠  
山潔  
先公  
生文  
前集  
集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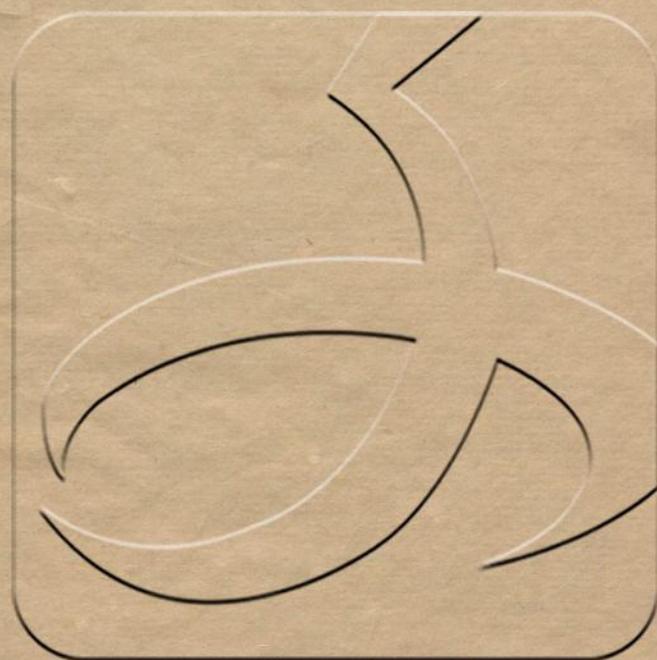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4205457



|   |   |   |
|---|---|---|
| 堯 | 氏 | 增 |
| 緒 | 用 | 正 |
| 丙 | 舊 | 乞 |
| 昌 | 鈔 | 變 |
| 正 | 本 | 星 |
| 誰 | 校 | 唐 |
| 盛 | 乾 |   |

金忠潔公文集目錄

○卷之一

奏疏

諫罷內臣公署疏

糾內臣檄謁疏

自訟疏

請撤監視內臣疏

呈揭

請告堂呈一

請告堂呈二

請修城守器具揭

○卷之二

雜文

揚雄擬箕子辨

與友人辨格物

與友人辨無善無惡

與友人辨理氣合一

正學說

胎教說

易說

人道危微解

天下金石志序

自銘

內日燭照疏

精讀內日公署疏

奏疏

光緒丙申武進盛氏思惠齋刊臨桂况周儀陽湖吳文郁丹徒陳慶年全校

金忠潔公文集卷一

奏疏

諫罷內臣公署疏

奏為廉恥不可不維浮費不可不惜懇乞聖明立罷內臣建署以

杜詔結之漸以節侈濫之端事臣見近日皇上欽遣內臣諸臣連

章上諍未蒙采納仰知聖意淵微非臣下所得窺其萬一臣小臣

也何敢剽襲諸臣之唾餘吹吹置喙哉但昨見戶部請置戶工二

部總理太監公署已奉俞旨令二部為之另置臣竊慮之夫既建

置公署則必需錢糧試思此何等時也臣且就工部言之庫貯日

乏營造多門邊警時間軍需甚急諸臣蒿目恨不能以一絲一忽

作千百之用今乃為內臣締造所費不貲此項錢糧將取給於何

地乎皇上命之以稽核錢糧未見其清釐節省之效而先費庫藏

之金錢毋乃於皇上命之之初意大有不侔歟况供億繁難更有

什百於此者乎且臣之所慮不止此也頃內臣往二部到任二部

武進金鉉伯玉



諸臣猶以爲接皇上之勅諭不敢不來行堂揖之故事無妨一至此不足爲諸臣辱今公署旣已另建勢必強司屬之臣匍匐於獨踞之庭卽諸臣矯矯自好當亦不爲內臣屈而其中保無暮夜多慚寡廉鮮恥多方結納以曲護其醜自行其私者乎此風一開將蔑本來之堂屬而不顧而轉倚內臣爲地官冬官之司命奔趨諛諛之習漸見于建署之後褻皇靈而喪士氣寧更有甚于此者且夫內臣果能仰體皇上之意精心潔己使兩部歷來錢穀之數稽核一清便可據實以報皇上其責亦已盡矣何必建署而後可哉臣束髮登朝三年以來屬叨遷擢之恩頂踵莫報用是不避忌諱懇切陳言伏望皇上少賜采擇立罷建署令國計有節士習日端臣之利害榮辱非所敢計也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崇禎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具奏畱中

糾內臣檄謁疏

奏爲監臣移檄非體微臣瑣言漸驗伏乞聖明立賜申飭以全士

節事臣于十月二十三日具疏懇止總理太監建署蓋惟恐以此開詔結之漸決廉恥之維所爭甚大非止爲糜費無益也臣靜候綸音不蒙批發未幾而建署之舉卒行矣此在聖明自有裁制臣不敢補牘強聒乃昨見臣部司務廳傳總理太監張彝憲信牌內開本監公署已完擇于初七日上任所有兩部司屬官吏人等謁見一應儀注合照部堂體制會同斟酌妥當逐款詳開先期呈報臣見之不勝驚異夫彝憲之遣皇上原使之監視兩部出入錢糧未嘗假以堂屬相臨之體也今彝憲移檄曰司屬曰合照部堂體制是明欲驅清署之臣羣然屈節于奄寺試令彝憲自思皇上勅諭中曾有是乎抑祖宗典故中曾有是乎且彝憲銜猶司禮職則監視原與巡視之體制相等惟是貪墨侵欺一任覺察若必欲亢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迪簡之臣子而令其罄折偃僂將置自有之堂屬別行誣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則彝憲殆儼然以卿貳自命其意不知以何者處諸臣矣不亦羞朝廷而

辱當世之士耶況從此結納奔趨彼則日驕此則日詔干憲典而壞士風有如臣前疏所云者其流弊可勝言哉臣委質聖朝自矢無玷生殺予奪惟君父命決不敢匍匐于彝憲獨踞之庭致罹交結之條也伏望皇上俯采臣言立勅彝憲勿謬以部堂之體自居并飭兩部諸臣勿輕以司屬之體自褻公署雖置決宜絕跡不相往來止以錢糧文冊移會稽核庶國體正而士氣伸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崇禎五年二月初六日具奏初九日奉聖旨內臣總理錢糧各官遇有職事相關自當禮見其餘不必通謁金鉉亦不必借題激陳該衙門知道

自訟疏

奏爲奸璫借事快私微臣受過獨枉謹據實披瀝仰祈聖明靈斷事臣于去年九月內蒙臣堂官劄委修理安定等四門軍器共計修過銃礮一千八百有奇長鎗等件四千一百有奇挨牌一千四百有奇人工物料臣皆加意綜核實該領錢糧一千一百兩有奇

而城上城下查驗搬運之費不與焉節次領過庫銀七百五十兩整自十一月初旬庫內錢糧一分不給彼時邊警尙未大熾臣急欲完公隨將三年以來服官微俸共有一百五十餘兩陸續給與商匠刻期竣事至于臣督率匠作雖大寒大風皆躬在院宇中一監治風寒所中病入膏肓且夕不保頃故屢呈請告此自臣子分內事臣何敢言乃本月二十日京營三臣奉旨試十六門火礮不意有借事挾私硬坐中傷顛倒試器之堅瑕橫逞昧心之威福如總理錢糧內監張彝憲者彝憲以刑餘匪類蒙皇上簡用遂妄自尊大欲臣等行堂屬之禮臣嘗兩疏論之仰荷聖明容納而彝憲卽恨臣入骨欲借事陷臣矣適有試驗軍器一事皇上屢旨止命京營總提協驗未嘗及彝憲也彝憲不奉旨而來已屬可異乃一到教場卽倡言曰凡係金監督名下人盡數拘繫不令他走了

一箇則其未試礮之先必欲甘心于臣已灼然可見矣及至試礮彝憲投指營軍以極粗鐵錐獨驗臣礮火門忽謂臣礮有百餘位

無火門者夫臣之修礮無一位不曾經手經目膛中俱清火門俱通皆用臣姓名印記自信可以免罪乃忽有百餘位無火門者深可訝也既而公論難容計無復之又只云十八位無火門耳此十八位亦何嘗無火門臣匠役以細雖通之彝憲強云不許就中高下在心獨中臣一人之罪爲阱甚深設機最毒然而天地鬼神實鑒臨之矣臣雖篤疾未能躬詣此皆萬耳萬目所共見也且聞是日同驗試者或正色爲臣力爭或婉詞爲臣剖白而彝憲悍然不顧必欲硬坐臣罪諸臣懼于彝憲之威無可奈何不能堅守其前說矣尤可駭者二十四日臣所修礮已試過一半矣彝憲于二十五日獨謂臣礮雖驗過還不准算必令再試一次此同事諸臣中所未有也是誠何心彝憲有一毫從軍國起見乎總之彝憲謀害微臣最險最狠微臣抗觸彝憲至孤至危自非披瀝血忱歸身君父仰恃聖明電照覆盆則臣孱然之軀必齧粉于彝憲之手矣伏乞皇上下奮乾斷照察情事彝憲之指良爲楛是否挾恨報復微

臣之無因受枉是否搜克羅織立勅當日試驗諸臣從公據實回奏如果臣涉欺昧雖伏斧鑕可長暝矣擬稿未上

請撤監視內臣疏

奏爲神京之藩屏全藉宣雲宣雲之守備聞尙可恃伏乞皇上專撫鎮之事權收回監視之命以爲根本聲援以挫逆賊之狂氣事痛自逆賊破秦以來山西河北畿南風鶴未萌而官民俱已奔潰卽有一二仗節不屈之士乃疏於防範復爲逆民所圖如撫臣徐標者久不足爲國家之翰蔽今眞保之間警報少緩而代州已陷賊鋒正逼大同賊哨且至宣府職於初五日聞報方寸驚惶竊謂天下大勢自茲去矣蓋逆賊欲犯京師誠慮宣雲號稱雄鎮其中勁旅難與爭鋒是以欲先取宣雲然後與畿南賊兵合股并力以逼王畿無所更爲顧慮設謀誠狡爲憂實深職正在徬徨適有人自宣府來京就而問之幸其大有可恃蓋大同一聞賊報代藩卽散財發粟鼓勵兵民兼之撫臣衛景瑗亦能協力固守有屹然不

動之志而宣府撫臣朱之馮夙秉忠清之操兼有遠略殊得士民之和合城士紳富戶不下二百人分有汛地每人各募勇士乘城措給資糧不僅望內解亦不取給民資人人願效死勿去此自逆賊破秦之後數月以來數十名城所未有者賊萬一來攻必可以老師挫其銳儻有勤王之師乘其閒而謀之則賊可殲而京師之干城端在此矣惟是一切守禦方略料理已定忽有欽遣內臣至彼未免以己意多所更張上下官民反致擾亂又聞內臣帶有隨從人役不下四五百人此四五百人者難保其人人守法唯謹無毫忽敢擾民間且內臣之節制又不知果能嚴肅否也若從此人心一渙大勢將不可知宜雲不支臣恐有不忍言者臣世居京師性命身家視皇上宗社安危與其是以昧死陳言非敢沽諫內遣之名亦非故爲躍冶之舉萬望皇上收回成命將宣大監視內臣卽刻罷遣立勅兩鎮撫鎮諸臣嘉其忠義責以後勁俾終始秉安貞之誠與民固守仍出奇設伏以屈賊鋒再調勁兵一枝聲言合

助以資其犄角之勢則京師可恃以無恐矣尤望皇上因此兩鎮以例其餘儻有督兵重臣之處果能精戰守之圖則所遣監視可次第而罷以一其事權天下事尚可爲也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崇正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具奏雷中

呈揭

請告堂呈一

爲夙疴積勞忽沈揣勢決難頓起懇乞代題養病以延殘喘以免曠瘵事竊職素稟虛弱舊有血疾先年每至入春時一舉發沾延牀褥多至月餘但以先年並仕學投繼遷六館事皆簡易未歷鉅勞雖舉發此疾猶不至沈痼之極自去夏得遷工曹卽膺繁劇加上去冬城守軍需之役邊警告急奉旨饋工晝夜在公風寒不敢稍避彼時國事爲急此身爲輕卽每覺軀體少有不妥亦惟置之不理用是病入膏肓醫藥罔效忽於本月初九日嘔血升餘昏眩累日目今肺氣日熾喘嗽弗止寒熱不時飲食俱廢日惟奄奄一

息藥餌頻服竟未得減分毫雖沈沈牀褥閒不過數日而病勢沈重岌岌可危若非靜息調理累月經年息一息餘生決難牽復方今聖明在上百司振作署無閒官且國事莫繁于起曹而臣罪莫大于曠職今職雖奉外差三千里外一步不能跋涉固不待言即欲先辭此差候調理少痊猶出執事有萬萬不可以月日計者展轉思維惟有請告一節冀聖明之憐憫得謝職以延生伏乞台臺俯鑒真情准賜代題回籍養病遺下杭州一差急議改題別屬庶國計不至有誤于以免曠罪而延殘喘感恩非淺鮮矣

請告堂呈二

爲玉成之德雖深痼疾之軀難勉懇乞俯鑒真情速賜代題以宏作養以安愚分事本職以夙疾陡沈決難頓起于十七日具呈台臺懇祈代題養病蒙批金主政城守諸器勞勩殊多方題杭關何遽請病調理數日仍應卽出赴差也職伏枕捧誦仰知台臺培植深仁無非欲曲成屬吏職胸猶有心敢不仰體但思人臣事君獲

上不離此身身之痿痺何從自效今職以羸弱之軀邁沈痼之疾藥餌罔功一息莫保而乃猶戀戀一官冀延旦夕恐曠瘵之罪積久愈深設有起而以溺職之罪詰之職必無以自解雖台臺愛職庇職亦必無以爲職解矣况杭關爲國計所關交代之期及今已緩勢非顯職養病則此差之改題日遲若此差之改題日遲則職之獲戾愈大職用是再四思維決不出請告一節可以保病軀可以免大戾可以無妨國計可以不負台臺全職之心懇乞速賜代題且夕決事感激恩造當無既矣

請修城守器具揭

爲修理城守軍需用功不遺餘力謹據實詳述仰祈台鑒事職奉堂劄委修城守器具先是登城簡閱樓貯器具實甚浩繁凡三日始得徧觀一門見朽蠹者居其半見久造未必取用者亦居其半職此時若不分實用與否概議取修恐難免虛耗之罪因料當日守城器具急需者爲礮必需者爲鎗鏟鏈又挨牌而各城之朽蠹

未甚尚可整葺者亦不出此數項隨將各礮運至公所年久鏽積  
室礙腔中皆有寸許先以鐵鏟刮其浮鏽僅去其室礙之大者環  
腔膠結之鏽猶貼習而不下復以鐵銼細爲磋琢鏽將去八九矣  
又以磁砂置腔中磨盪者久之職乃取各礮近映日影目擊底裏  
見果無塵垢方准其工各礮火門不通者十居六七則用鐵鑽拭  
以麻油室礙甚者力通之卽原有者亦必爲之重通令其滑潤大  
寒大風職皆督率工匠在院宇中親爲整飭一一再三驗看少不  
如法者責令再修見果如法然後以一圖書識之發與油作油飾  
而滅虜礮虎尾礮二項又皆鏗磨外面使之明朗工倍諸礮約計  
每日一工實實止可清理一礮而鏗磨外面則三倍之此修礮之  
實功也至於鎗鏟鏈又等件初從城上運下皆黑澀不可觀浸以  
香油刮研鏗磨不遺餘力乃得露其本質而柄桿之修整工又繁  
甚焉杉木攢竹者木心朽壞固不甚多而旁攢竹片類皆散亂不  
可收拾則或纏以牛筋或口以川麻密糾緊束復厚黏以魚鰾然

後以甌瓦石麪爲灰敷飾其上丈餘之木至于用硃用油已經過  
匠役手四五番矣就中有朽蠹損折竟不堪修用者必爲之重新  
置造鋸木擘竹橫整糾纏木作之工較修舊有者更加數倍閒有  
原係檀木爲桿造新修舊雖省一番攢竹工而用灰用布亦必經  
油作手二三番然後成器其閒調劑樽節可仍舊者仍舊職不敢  
少有濫費以滋破冒之愆必果朽壞不堪乃議重新置補而原舊  
不堪柄桿皆留貯公所空房中可驗而知其無冒破者此修鎗鏟  
等件之實功也乃若挨牌正面繪畫背面釘補工亦未爲不煩而  
夫匠鋪戶總計一差關領錢糧七百五十兩約計一門不過一百  
八十餘金耳查驗搬運物料人工種種取給于此一門器具約有  
二千件乃以一百八十兩錢糧修之試看費如許工夫用如許物  
力各役無米之炊枵腹之待不問可知而職從中加意節省委曲  
設處之苦心固有不敵盡言想亦有不俟職言者也冒昧瀆言統  
惟台鑒使職一段夙夜在公之愚衷不至沈沒則微榮豈有旣哉

金忠潔公文集卷一

金忠潔公文集卷一

金忠潔公文集卷二

雜文

揚雄擬箕子辨

讀南豐集見其與友人論揚雄書至上比于箕子之奴吁亦過矣  
因爲之辨曰舉夫古今之士有才不可以掩行文不足以概學者  
多矣吾惟高其才不必盡其行而高之醇其文不必盡其德而醇  
之蓋聖賢道義之門非可以吾一隅之好而輕以予人者也此其  
論必折衷于聖人而孔子于商周間敘列箕子爲仁人則誠以其  
行也學也而非謂其文也才也夫箕子非無才無文者也洪範一  
篇千古之高文具焉此堯舜相傳之絕學也而孔子與之則探其  
披髮佯狂之誠以爲我不在商則天下必曰紂側之賢盡矣我在  
商而不披髮佯狂則紂必致之死地惟存此一息以存商祀如綏  
之緒耳何樂乎富貴而爲之乎且囚奴有何富貴乎乃東漢揚雄  
之事則不然其依紂而不去與依紂而不去者懸也其爲大夫而

食祿于朝與爲囚奴而佯狂于野者懸也其可以背莽而決以生  
死與不可以背紂而輕言去就懸也其在新而忘漢與在周而終  
不臣周者又懸也其劇美之文陋而諛可已而不已與洪範之文  
大而恆不可已而乃不已者亦又懸也南豐乃比而同之不過因  
其才之奇而遽欲尊其行也因其文之近乎純而卽欲崇其學也  
是皆賢智之過且其中書旁引曲喻率多不倫不可以悉辨其不  
率天下而卽尊從昧冥頑不可貞者幾希矣且雄之言亦未可深  
崇也善惡混之說果自有所見而然之乎抑無所見而彷彿其辭  
耶愚謂惟其見此不徹故其言與學行與才判然不能合而爲一  
此在陳範之大賢固了了胸中者也南豐之言則誠過矣尙有謂  
比于孔子之無不可者其得罪于聖人也又甚

與友人辨格物

承教格物之義非見性不可得及無內外精粗等語皆確然不易  
之論弟數日來少少體會敢因尊教而詳說之夫吾學之大自無

內外精粗之可言而吾學之始則不可無內外精粗之辨也易曰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  
也察乎天地夫義一敬也夫婦一天地也而必有內外端至之分  
者則以殊其塗正所以歸於同析其端正所以竟其本耳愚邇來  
識得致知在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知所先後之知卽知止  
有定之知而總合爲致知在格物之知物既有本末矣則格非格  
其本末乎卽欲知先後矣則物豈無先後乎竊謂古本大學自天  
子以至於庶人至此謂知之至也一段蓋示格物致知之功而非  
有錯文亦無勞補義者也因爲之說曰格物之功卽中庸所謂明  
善孟子所謂集義而異其辭者也夫旣明善矣集義矣豈有驟求  
之外物者哉則本末厚薄之閒格之必有其序矣其始也不知性  
之本善非格也不知先立其大非格也因而弗知行著習察非格  
也不知稽古考今非格也究且不知天地萬物一理之分殊分殊  
而一本終非格也所謂格者卽格此數者而已惟卽格此數者則

見性卽是窮理窮理正以見性而存養省察與學問思辨無偏用也事父事君與事天事心無二事也是以執耳目以求聰明決不可以言學然吾性既見聰明矣而何者可以擴吾聰明何者可以錮吾聰明未有不稽之往哲歷之事務者就父子而求孝慈決非所以言學吾性既明孝慈矣何者足以盡我孝慈何者有以損我孝慈未有不得之經傳度之時勢者也且吾性之仁一也而以充之物則親親爲大而民則仁而弗親物則愛而弗仁有差等矣此不可不格矣吾性之禮一也而以會于物則視聽言動爲要而經禮則三百曲禮則三千有條件矣此不可不格矣以至萬物萬理莫不有大小剛柔之節親疏隆殺之分必皆充吾性之本有在在窮之以求各當其則而盡人盡物參天參地皆在其中矣斯謂治本而弗遺其末析末正以經其本者乎故初若分內分外分精分粗而其實內外交養精粗并育既不徒求之寂而流于爲我之私亦不二視其本而失之兼愛之弊者也是故就物尋理聖賢固必

無此等學術若令有人焉自幼閉之一室不接一物不讀一書而語之以致其知之學雖窮一生精力未有不恍惚而無歸者又何以平天下國家爲吾儒之大學哉故大學言修身爲本卽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正謂格其本末所爲分精粗內外一理之所至善端在茲乎至于一草一木雖皆有理然正不離吾視聽言動之間不外吾仁義禮智信之德故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卽曰反身而誠此則學問成章之時實驗其身心而非謂馳神草木者也愚謂程子之言未免有病者正恐初學者徒求之外物而不驗之身心非謂一草一木爲吾性命外物也故知有物有則之物爲格物之物知格物之格爲窮有物之則則全體大用必能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夫亦近取諸身而內外精粗已盡矣又愚所云心性二字看得分明者竊欲且將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及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之語揭起之以爲默識心通第一義而愚所悟

入者則在程子性卽理也之一言夫旣言性矣何釋之以理此正成湯之所謂恆性孔子之所謂秉彝孟子之所謂性善者也而欲明心性分合之義則益之以二字曰性卽心之理也其分其合不亦較然乎請得而詳論之夫人未生以前性爲太極以其性命于天也旣生以後心爲太極則以心含天性也惟其未生以前性爲太極故雖其人窮凶極惡不求其已放之心而終未失其本然之性惟其旣生以後心爲太極故雖其人參天贊地擴充其本然之性而實起于先立之心嘗譬之心猶海也性猶水也情則其水之流動而才則其所以能流動者也夫無海則不足以注水而究其初非水則亦無以成海亦猶無心則不足以成性而究其初非性則亦無爲心也分心分性合心合性當無疑義矣又尊教所云頓漸俱無管他只是時時精進此至言也及云雖漸亦頓并不頓何以漸不漸又何以頓之語未免尙存頓漸之見不如云雖下學亦上達不下學何以上達不上達又何以下學爲真實義也一貫博

約之旨不更了然哉  
與友人辨無善無惡

違教二年餘昨得良晤且聆誨益欣快不可言但愬愬中未能一罄所懷爲悵耳年翁所謂假禪學之圓通而自文鄉愿逢世之學術者此一語誠可謂切中今人之膏肓今之發洩雷之省者弟近日亦詳識其受病之源且考其古先聖哲自謂有一得者昨聊引其端而未竟其旨故詳言以請益夫所謂受病之源者惟是龍溪無善無惡之一言使天下日淪于夷狄禽獸而不自覺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其未發也渾然在申純粹至善者也自其一無所倚純是天倪故曰無思無爲無聲無臭而從古聖賢曾未敢曰無善也至于隨感而動順此則吉者順此性而善也逆此則凶者逆此性而不善也故大學止善中庸明善皆合人之動靜內外指示以大本大原令其在在時時兢兢業業至于孟子因此一語費了無數精神正學始賴之如中天之日至于濂溪誠上一章便提

出至善二字明道言天理便曰知此便是明善卽象山慈湖號爲  
吾儒極超脫者亦不敢有無善之一言誠其所見之真所慮之遠  
也自此言一出近世學者尚未窺六經四子之毫末便猖狂自肆  
糠粃詩書任情而行毫無顧忌其最甚者且曰淫房酒肆皆是道  
場蕩禮越閑何所不至及一駁其非不曰廓然無聖則曰聖諦亦  
不爲舌敝耳聾總不相入柔靡者學此法則無非無是自待待物  
處處作平等之觀嗤笑絲人自謂眞佛剛愎者學此法則蒙面喪  
心四維盡滅自待待物在在皆私意之用呵佛罵祖心日無天尚  
猶援引聖言叱咤賢傳或曰孔思言無比比而是或曰程朱主敬  
著著皆非不知孔思之所謂無每就其一循天理不假人爲靜則  
存仁義禮智之體非有端倪動則順仁義禮智之通毫非矯飾程  
朱之所謂敬正就此一團天理作勿忘勿助之功非有意矜張添  
一物于性上而乃作此悖謬無禮之譚其亦不仁甚矣弟年來因  
此憤恨不平思欲力挽邪風昌明正學其要有二一在表程朱之

學問使天下人引繩切墨動靜毫不敢恣時時省提事事講究以  
求復吾心大中之體推吾心至正之用久久純熟自然思勉俱忘  
到泰宇收功之地毋遽言自然之效令天下人墮落放肆一途不  
可救藥一在窮六經之本末使天下人自首至尾一字一句眞知  
力行要識無極太極原是飲食之常灑掃應對無非上天之載不  
可視六經爲糠粃鄙誦讀爲外求明道先生讀史不遺一字原與  
玩物喪志之旨絕不相背勿徒束扶而西倒也俾天下人沈涵浸  
淫于義理之中自然有冰釋凍解之日而其大要不過程子兩言  
曰涵養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而已夫知不過欲明此善敬者所以  
求止于至善也然後虛靈不昧總是實理昭融行所無事只因一  
理恰當天卜之人庶乎其無大可憂乎于是道義氣節乃見眞聖  
賢是非好醜自具眞衡量勿更萌兩種自以爲是而不可入堯舜  
之道者欺盡天下人也面言恐反不能盡謹此代布用請可否惟  
直教之何如高子書奉上自宋程及我明僻子而外弟所服者此

公耳并以請正

與友人辨理氣合一

來教云夫氣之粹然者生人樊然者生萬物謂粹然者爲理可也謂樊然者爲理可乎愚謂人與物同感天氣以生可以偏全分不可以樊粹二以爲樊則負形載覺營營不息此所謂游氣紛擾生人物之萬殊在物固不可謂之粹在人亦不得不謂之樊也一也以爲粹則聲應氣求親上親下此所謂陰陽兩端立天地之大義在物雖各守其偏然不可謂之雜而無類在人雖皆備於我亦不可謂之亂而無歸也亦一也獨是人者體得其全備陰陽五行之氣實合健順五常之德是以戴天者首履地者足較然不混也四德統行五典俱敘確然具足也放諸四海而準充之萬類而得殊塗百慮一致同歸未嘗不樊也實未嘗不粹也惟其備全氣故即備全理無兩截也乃物則不然虎狼有父子之恩而不解乎仁民愛物蜂蟻有君臣之義而無愧於裂冕毀裳豺獺報本未聞興禮

義之場雖鳩有別何嘗言內外之正諸凡草木或限於南北鳥獸或滯於高卑此皆所稟之二氣有偏清偏濁之不同所賦之五行有過與不及之或異又或有一竅之靈不能擴充其大有一端之善不能觸類而長究夫天之生氣自無不全一落萬殊不能無別且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是兼人物而言夫父母之於子也而可以或粹或樊二之乎則或肖或不肖實其形質之偏全耳認氣爲兩勢必認人物之性爲兩所謂致中和而萬物育能盡其性則能盡人與物之性又何說乎

來教云若曰有生萬物之氣原其有生萬物之理也則謂理主氣可謂理即氣不可也謂氣行理可謂氣即理不可也愚謂理主氣似太極生陰陽之說也氣行理似陰陽一太極之說也然太極動則氣陽靜則氣陰不可謂太極爲主而陰陽爲臣也理即氣也且陽即極動陰即極靜不可謂太極爲止而陰陽爲行也氣即理也主行二字似又多著一層矣

來教云且天之氣時有乖沴人之氣時有暴戾豈亦有乖沴暴戾之理乎愚謂天人乖沴暴戾之氣卽易所指陰爲小人柔爲不善者也朱子於履霜堅冰至諸解論之極詳大意謂一陰一陽造化之本不能相無以動靜言也然陽生陰殺則又有淑慝之分是又以善惡分陰陽矣氣和則爲陽爲理氣乖則爲陰爲非理究竟非正氣卽非正理終不可謂有氣而無理也來教云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性與氣當有辨處愚謂此正性氣合一之言非性氣有別之論知性之貫於氣則性乃不入于幽冥知氣之一于性則氣乃不關夫起滅來教云孟子志氣之帥氣體之充二句爲無病愚謂心之所之謂之志非志卽心也心卽道志非卽心故曰志於道是心之所之卽爲氣之帥獨主於動者言非兼動靜言也若夫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心決不口與一陰一陽之氣分帥卒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子固言之志止可謂陽動則所帥者亦陽動之氣非以論于太和

謂道太虛無形之氣耳知虛空卽氣則不以志氣之帥氣體之充證理氣之二三矣且言帥言充分別名目者爲告子勿求于心勿求于氣言之以見卽論至次亦無精粗及後論養氣則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此處不言志而言心理氣合一之旨又和盤托出矣

### 正學說

聖人之學大學也大學者通萬古爲一息具萬物爲一體者也其旨則全發之孔子而一言以蔽之曰仁一物不備非仁也一息不存非仁也一事不爲非仁也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三傳至孟子而發揮無餘蘊者後之學者歧內外分有無高者流于寂寞卑者病其支離竭終身之力以爲之不出乎訓詁詞章功利佛老而已至宋而濂溪夫子首開其傳作太極圖而天下人始知我所自出一本也千古人物所自出皆此一本也二程夫子接之以居敬窮理爲工夫而其要旨則曰學者莫先識仁且以張子西銘爲

導師而令學者專心致志于此諄諄言之矣謂此外更無學矣乃  
學者不知先返其原冒昧爲學故居敬則失之拘窮理則失之汎  
究無所得又謂大儒之言有以欺我不知程子所謂窮理者窮吾  
心之仁理也居敬者存吾心之仁體也不知其仁何窮何居乎一  
知之而無息非敬卽無息非理其無一物非吾理卽無一物非吾  
敬矣光四表格上下必臻于此矣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  
察也其斯之謂歟

胎教說

凡古立教者教人復形質以前事也卽人因此形質率與教違性  
固無遷爾以生後皆習者事不慎所習則違性而不能不緣習以  
惠性蹶者地因起者亦地因坤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是善所習  
以至不習性其習者此爲徹始終學而其要在蒙蒙挈始而爲言  
者也不可再三瀆恐頻而致迷也時中行亨戒倚而不立也復最  
初則正性命易爲功而習不能浼夫山下出泉靜而清矣在有生

則爲未發在未生則爲胚胎胚胎其最初時乎雖于無方體先微  
有間矣而純粹以精渾然具也無生無不生湛常存也人含天氣  
在血氣而靜虛不傷得所附罔所移也較之墮地一嘸識知漸用  
者何如哉然自雖無所習而習于此肇端列女傳因有胎教論而  
責功于母且以太任有身生此文王爲古今抱子者師愚因是而  
悟聖人立教源學人作聖基也聖賢絕學至良之不獲其身而極  
止不爲也光明寓焉卽四肢百骸生動依然寂爾存存者不與爲  
緣與爲主其與母兮腹我時有此血氣而不用血氣含大易之體  
日進生生者殆無兩也故君子盛德大業於始胎安止之理加損  
不能適還其蒙而已無餘事矣無如學人成此形骸後類隨所習  
茲乃不義習與性忘其初矣立教者惟俾就食息起居悟盡性至  
命事灑埽應對舉有無聲無臭者存於此能確有所見卽是返乎  
胚胎之始不逐生後爲基不識不知所感者以神收視返聽所通  
者以息無人無我所遇者以天以視胎時一陽之育直養而無害

者不居然一哉故愚謂教胎者其義大其功微儒曰原始反終二氏曰父母未生曰歸根曰靜統會于此若夫妊子者正而無邪古人已著其目矣愚何言

易說

乾元亨利貞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元亨陽也利貞陰也繼之善而成之性也惟元亨爲繼故萬物資始惟利貞爲成故各正性命仁者見之謂之仁見其繼而不見其成知者見之謂之知見其成而不見其繼不見其成則用不藏矣何明終乎不見其繼則仁不顯矣何明始乎然而行在繼先知從成起藏用其要乎惟知其藏用者而弗去焉則大明其所爲終矣卽其所爲終者而顯諸仁則始明矣其斯爲大明終始

大哉乾元亨利貞五字之義平萬物萬則皆備而不遺一念一事同歸而不一析而言之四也總而言之—乾也超文字而言之—畫也隱象數而言之太極也莫載莫破斯之謂歟

乾九三之危疑甚矣而孔子之所謂乾乾者不過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夫亦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誠也者其安身立命之基乎

可與幾之幾卽大學必慎其獨之獨

文言九二九三兩爻露一誠字愚謂六爻皆有誠也潛非誠不確見非誠不明惕非誠則咎生躍非誠則邪起飛非誠則感物不神亢非誠則持心不正大哉誠也其易之宗乎

易簡而天下理得易簡者元也元者誠也

明則敬不明則怠敬則誠不敬則妄尙書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寅敬也直誠也清明也此其序也然而心不光明不可以言敬是敬先又有明矣詩云穆穆文王於禘熙敬止熙者明也止者誠也又其序也明固徹始而徹終者也故易曰知至至之又曰知終終

之知至至之惟精惟一也知終終之允執厥中也

閑邪存誠修辭立誠下學入門決當以此為的  
 閑邪存誠伊川指之以敬一考亭又從而解之曰要去閑邪心便  
 一了此真格言乎一則敬敬則誠在實致于庸言庸行閒而已  
 誠是主宰知幾慎獨是工夫思無邪毋不敬是方法不曰去邪而  
 曰閑邪謂吾心之本無邪而邪者自外而誘我者也  
 居業則如轉石閑邪則如除蔓攻慾則如拔山吾心之不自慊孰  
 大於是所以然者知業當居而日即因循知邪當閑慾當攻而每  
 存姑息不誠甚矣夫非自欺之謂乎然欺不在大亦不在明有幾  
 微動于中即是故須于獨慎之  
 純粹至善者性天且不違而況于人乎體備于我廓然大公與時  
 偕行而履道坦坦矣故曰率性之謂道五倫四維道也知至至之  
 知終終之非性何以致是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此  
 可以會未發以前氣象矣故潛易道之首也  
 天地民物莫利于安其定位而非類弗干則各從其類即所謂各

正性命非易致也惟乾道變化者能致之九五飛龍是已故釋此  
 一爻其德業功能皆不言及以乾道變化莫可名言也惟概論聲  
 氣之同詳析水火風雲之感極之萬物之觀上下之親誠見飛龍  
 在天之時五行庶類在在皆安其止而不見休徵山川鬼神一一  
 各守其常而渾其靈異妖固無象祥亦何形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至此非大人之造而致治之者乎  
 易為六經首乾為諸卦首乾元亨利貞為繫辭首學者請細詳之  
 曾有一虛空影響字否乃開口便欲言無聲無臭以為吾見超矣  
 曷若先于此實詣求之會得此字洋洋優優徧天地皆道真是密  
 匝匝底欲求無道處安身須與不能也自暴自棄者何哉  
 程子遺書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  
 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  
 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于  
 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大事小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古己與人鉉按程子所云種種名目盡于經之五字矣人能體此則終日對在天信非虛語也五字中可以思誠可以識仁可以居敬

乾知大始大始者仁也知大始者識仁也識仁則大明終始矣坤作成物成物者終也作成物者永貞也永貞則保合太和矣正蒙太和章語與乾象文言悉合太和者元也始而亨者也綱緼相盪則行雲施雨勝負屈伸故時成六位浸而廣大六位時乘也浸而堅固性命各正也是不保合太和乎然非卽利貞而見太和也此時乃見保合之太和耳幾微易簡清通不可象者已從無物時游浩浩之天焉是以沖漠無形動靜互根肫肫淵淵三極五行充塞無間非可以終始明也時乘各正豈容安排思議於其閒乎曰大哉乾元有廓落無垠義健也曰至哉坤元有謹厚不浮義順

也

亢龍有悔所以謙謙君子用涉大川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豈以一毫利害爲心哉聖人固有知其必退必亡而猶爲之者惟不失正故也屯者乾坤定位混沌初開震爲長子始出用事以濟險難具四德而繼乾坤人道之始也但乾元坤元一入剛柔便落形質故難以之生然不交不難不難不通君子經綸全見于此卦辭云元亨利貞者惟初九足以當之初剛明之才獨能與時消息日制其剛盤桓而不敢騁惟剛然後能盤桓卽乾之樂行憂違確乎不拔者是非遲迴不進之說也剛而有制是謂居貞亨貞之大滿盈之動端在是矣且尊而居卑以貴下賤親民服利建爲侯順以綏之勿用有攸往也健以濟之宜不寔也此一卦之主而經綸之極也九五居尊位而具剛體似亦可以經綸乃陷于坎中動而多阻初九得民于下衆皆去而歸之六二雖爲正應陰柔不足與濟施爲德澤壅而不流蓋威權不在

己也而欲驟以正之失勿用有攸往之意求凶之道伊川謂魯昭  
高貴鄉公是也故小貞則吉小貞猶言漸正之也能如初之盤桓  
徐爲圖焉或克有濟耳六二居屯守正爲初所制不能應五久乃  
反常六三體不中正上應無緣近險躁進迷幾往吝勿用有攸往  
一語適以戒之六四已入坎體身任濟屯之責而陰柔才弱難濟  
時艱必往求于正應之初乃可吉無不利肯自伏弱求賢自助非  
明者不能故象曰明也上六居屯之極正當思所以濟屯蓋亂極  
當治屯極當通理數之常也但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爲而才不足  
坐失機會徒爲無益之泣象曰何可長也言屯極之時若不變而  
爲治卽入於亂亡只有兩件更不容停待耳

童蒙者大哉之元勿用之潛于是焉寓求我者求此初筮告者筮  
告此利貞者利貞此時中者時中此養正者養正此也然所謂初  
筮告有二焉一則聖人循循善誘之方憤乃啟悱乃發舉一反三  
乃復迎學者急筮之心則告之一告則亨平日疑團一朝立破而

人我渾然之體自在也健莫健于此矣一則聖人使民不倦之法  
未施哀而哀未施敬而敬可出而不可知迎民欲筮之心則告之  
一告則亨羣黎徧德帝力原忘而上下恬然之理自存也順莫順  
于此矣

門人一貫之疑曾子乃告以忠恕夫忠恕者門人之初心所謂童

蒙之筮也而必分割之曰如何一如何貫則再三之瀆矣  
蒙九二剛中其戒慎恐懼之本體乎六五以含弘應之則不睹不  
聞之義矣故曰童蒙吉大哉蒙也性與天道之幾盡矣

初筮告再三瀆已盡夫率性之義矣性可瀆乎

剝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夫五倫四維天下人之所  
依以爲廬者也有一君子在上猶可爲之昭示整頓而不至于大  
壞故君子得輿而民所載卽小人亦在其中矣使小人必恃勝而  
盡剝之天下事乃至于極弊而不可救人心浸變爲禽獸小人已  
無安身立命之地何可用乎然而天下厭亂必有豪傑崛起盡化

羣邪力扶正氣所謂禽獸者當揚于王庭乎號而決之民之所載業復更新而小人之所剝者尚何在乎故曰終不可用以見其繇復而至于乾皆無可用時矣

无妄初動以天乃爲无妄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乎若夫初動以人而反之天則爲復矣非无妄也故乾言進德必在與幾學至意誠要歸慎獨皆于其初動致功者也惟全此无妄之天而已矣出妄則入誠出誠則入妄在无妄之時而有攸往焉何之乎恐其離无妄而往有妄也與幾之學微已哉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六二當此之時惟有以忠順之道固結上心而已若少露鋒鋷小人便乘隙而間于上則難于有爲矣此神于遯者也震來虩虩者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終日乾乾常虩虩若震之來也笑言啞啞慎獨工夫已得要領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震驚百里句泥爲天雷似非聖人立言之旨且彖驚遠懼邇便接出可以爲宗廟社稷主豈有方說雷又言主者蓋學問至震來虩虩笑

言啞啞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驚遠者遠之則有望也懼邇者近之則不厭也震驚者凡人羣仰聖人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鈇鉞篤恭而天下平聖人作而萬物覩也百里者舉成數也不喪匕鬯者言此道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至天下咸動而無聲無臭居然一未發之中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匕鬯喻言柄也若止謂不失祭器卽略有矜持者亦能之且未聞雷震而人人手失其所持也彖曰恐致福所謂受命于天也後有則則卽中節之節也震驚百里驚遠懼邇言敬慎之君子感動遠邇也卽接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如所謂百神饗之某之禱久也

讀易之法要先識卦名而卽以卦象乾坤不必言矣如一陽生于下則爲動義故曰震一陰生于下則爲入義故曰巽如上水下雷長子始出用事一陽方動在抑鬱險阻之時故曰屯然先不識卦名而徒觀卦象恐學者智解決不及此知其卦名卦象之義又當

觀此六畫中何畫爲成卦之主然後看卦象辭卽以彖傳解之得其大義因而又思此卦名象六畫之中宜動宜靜當剛當柔雖難以一例論然大概可得又有一定之例者如以下接上謂之承以三連下謂之乘一二三對四五六謂之應有遇而吉者有遇而凶者有遇悔吝無咎者皆以卦之名義求之然小象中雖一二語已該一文全義不可忽略看過大象則示人以用易之方觸目便可了然益人神智正在于此總之一卦有一卦之時識其時則易不難看又中正二字大易之本合時與中與正三言可蔽易旨矣易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此二句大學誠意之旨也知至至之可與幾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則致知格物之事矣

天一生水而坎成乾元之氣資乎其中矣雖遇止也而亨可必焉水之自至乎亨猶性之自然爲道者但性自通爲道非別有一道以求性故童蒙求我非我求童蒙言性自生生匪可逆溯而強爲者彖曰志應也其志氣交動之微義乎

先天卦位以無用爲用者也故震爲一卽爲乾之元坎爲三卽爲乾之亨艮爲七卽爲乾之利乾爲九卽爲乾之貞陽在內則爲元亨陽在外則爲利貞陽內以無用爲用陽外則以用爲不用矣巽爲二卽爲坤之元離爲四卽爲坤之亨兌爲六卽爲坤之利牝馬坤爲八卽爲坤之坤利牝馬之貞陰在內則爲元亨陰在外則爲利牝馬之貞陰內以無用爲用陰外則以用爲不用者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此工夫作得一時免了一時禽獸作得一日免了一日禽獸纔有纖毫不敬不義已不免爲纖毫禽獸矣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蓋謂免了作禽獸也且莫將此學說太高只不失其爲人可爾克己是敬義工夫

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皆言其所以爲陰陽者也而其實陰陽則一氣也夫氣而道行乎中神道其微故徹上徹下惟此而已矣所謂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者耶周

子之言太極動靜張子之云太和絪縕皆其有得乎此者耳  
河圖之數與位總之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故曰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又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啟蒙曰天數地數各以類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夫一氣流  
行初無殊異然尊卑貴賤之分剛柔形象之司定而不移乃可通  
而不隔故惟分陰分陽乃能五位相得所謂以睽而合者乎

五行有以質而語其生之序者則曰水火木金土蓋天地生物先  
其輕清以及重濁水火五行中之最輕清者也金木則重于水火

土則又重于金木矣是質生先後之序也五行有以氣而語其行  
之序者則曰木火土金水也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

至于運行之際則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  
生木循環相生是氣行先後之序也  
姤與剝之在天行道適然耳百物賴以恆久不已聖人亦奉若焉  
及乎人事際之則凶悔吝之終始也宜有義以歷茲聖人作易至

於陰萌與勝之筮未嘗不反覆致慎也夫氣化之陰十月斯極然

而日月星辰之運山澤水火之宜以至人與物上下靈愚之位猶

夫生遂亨嘉日也特其環周之度斂而不舒物各得其所節而貞

美利於黃中之宮以遵晦為生養焉王弼所謂性其情者是也乾

元不息之機統毓於是待復而後見其心止為恆人言耳則夫陰

之始至與其方盈正大化流行之有漸而以是縣通久無疆之功

夫何患矣哉乃若世道則不然在姤之象小人為始進亂政為造  
端其浸而之剝也則象乎蘭芷變而不芳律度荒而失緒違茲之  
會非有神用不測正大之情見忽邪僻乘焉微而變矣剛健不彰  
彼或伺其隙而浼我章之反為其所忌久則朋徒益繁浸以不制  
舉國失日而謂我獨知危斯窮也傲然無所倚羣率黨而攻之一  
倚焉而蕭艾之為是懼聖人值此深觀萬物之理咸止於陰而即  
生於陰特在天地者安之在人者強之此而能默有經綸陽迺於  
人所不見之地而要其至當姤之兆也用壯君子每召奸所忌以

致敗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含晦章美不露戰勝之才俾小人入其範圍而不覺以杞包瓜而乾陽之不毀決於此及乎曠曠蔽天善無強輔小人決無容君子之勢而剝上以陽剛居無位之地順於其止日圖善乎歸藏世咸望其翱翔而不敢侵而小人亦無所用其角不食之果恃以得與載民而乾陽之全體蘊是矣迨至來復斯形出入無疾陽之一綫正含章不食時潛以養焉應其候而發者然後知君子含容于陰長非縱之退避于陰盛非畏之裁成輔相于其閒而天下人莫之窺豈徒靜深自存不與小人較勝負已哉其視天當陰凝與至之時正息陽以為生之本退陽以為進之地者一而已矣得此意者其般之箕子乎洪範一篇備天地生之大德匪佯狂則彝倫之不絕如縷矣萬物生民其何恃以為載故明夷之五著其位始五剝上博其功下此則狄梁公有焉體陽德于厥躬而與陰先後而不匱二君子者其幾于天行之變而有常者歟

漢魏六朝易

李鼎祚集易解

鄭玄注鈔

王弼注

孔穎達疏

宋儒易

大全

程朱

張橫渠易

趙復齋易

楊誠齋易

許魯齋私言

明儒易

李維楨古易編

楊時喬大全

卓吾易

來知德易

鄧元

錫易

郭青螺易

劉濂象解

說統

錢啟新象像管見

不見易不謂之聞道周程而後大儒皆然然學者欲求空虛幻妄則一陰一陽之謂道者謂何欲求之糟粕煨燼則神無方易無體者謂何惟於庸言庸行中得夫無聲無臭之妙則幾矣知體虛空為性又知本天道為用張子此言真得正學之性合二語而有所得斯見易矣

人道危微解

閒讀虞書以為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學者不能徧觀而盡識也及

通舜命禹十六言乃知聖人之時行也如龍而立本也如淵惟曰  
先明其心而已矣心見則綜人與道之合而匪雜嚴人與道之界  
而匪離學者惟不自見本心而徘徊人道之際或強分焉強概焉  
並失精一執中義也夫中卽心體卽道體而人所以人者誠無爲  
無安何危日監在茲卽顯而微是天命之性也庖犧氏一畫象焉  
是率性之道也陶唐氏允執一者著焉是修道之教也有虞氏十  
六言備矣三者一也嘗因是而默識吾心之始覺寂然湛然無所  
倚然思慮未起則鬼神莫知思慮既起而純亦不已匪唯食味色  
聲皆後受人益之故卽仁義禮智亦動而斯有之幾惟此靜虛之  
源充周乎上下四表閒矧吾之形質皆口神明而扶持爾安斯止  
而易簡之極爰知險阻不避危就安是謂安安物莫得危之謹於  
至微天見其明而地見其光不好微絕顯而冥冥於根者嘗昭昭  
在耳目焉是心蓋終古不毀者豈以人七尺圍存亡二哉卽心之  
道卽道之人精茲一茲不可過爲析也以立教則必在颺言以析

之析而徒云人卽是道彼學者不知官器實粹精之凝止認飲  
食男女爲游衍出王資也不知性命作物恆之主反借德行道藝  
爲長傲飾非目也卽徒曰人心有節可安道心寓瞬可見彼不自  
動而未形辨堅冰之漸轉假過不流之說成迷復凶也不卽盛德  
大業契獨知之宗泥乎意想睹聞爲無妄往也惟截然曰人心道  
心明義理精微形氣濁亂勿比而同乎曰惟危惟微明偏形氣則  
禽獸鄰不俟酒池肉林而剝乎極義理斯淵默無迹必藉察識擴  
充而見乎然聖人之學終不可歧而視也彼恬暴棄而不求道者  
離行習而別求道者若人不可合道若道或遺乎人豈聖人之言  
爲口實哉亦思天秩天敘民衷也聰明明威民視聽也若昊天敬  
人時歟命二十二人亮天功歟統以一心則靡人事而非天道矣  
其在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文王人也天  
載道也式文王而道在是其在易曰大明終始時乘六龍以御天  
大明者人也卽以御天則道豈遠乎哉孔子曰道不遠人曰不可

須與離切而言之直曰修道以仁仁者人也總神理血氣貫洽于無方無體中矣學不通此而專務破除私欲以爲精一功是人爲駢枝也滅東生西將不肅而治兵伍主不克家而督臧獲則逐寇實豐之疾也卽私欲果制不行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不知或耽寂守以爲精一功是人爲氓蚩也遺外逐內究至自私而用智典常嫌擾乎虛靈同患概屏乎藏密則羹懲噎廢之愚也復禮之學豈絕視聽言動更有幽深哉神妙萬物者何也去是二弊亦惟曰明心爾矣悟得此心識知思爲皆循其本與大化融於不測範有實無處有長無本剝者成一大人清寧位育皆人事惡乎危草木變蕃皆吾道惡乎微是之謂精無毫髮憾也是之謂一無或時或物殊也曰中亦難言爾此庖犧氏所以象而無言陶唐氏所以一言盡爾有虞氏豈不及古而爲益語哉學者不可不善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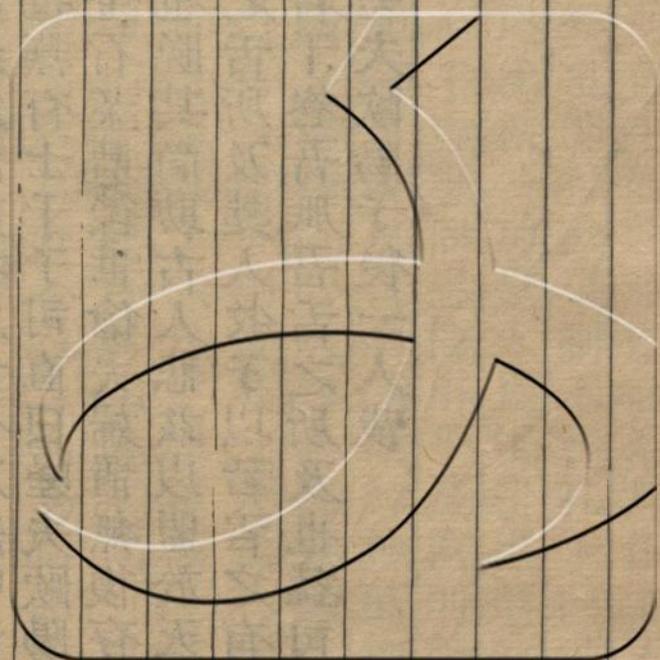
天下金石志序

補入本書

歐陽子峴山記謂元凱銘功二石一投漢淵一置山上是知陵谷

有遷不知石有時泐也雖則云然人有篤志真氣結之金石物以之壽險亦致之深亦探之古今不絕嗜奇人歐陽子集古錄亟爲之不置也燕有士于子司直曰嗟夫歐陽子于是有悲矣篤志真氣人作金石業遭後世僮夫婦置無復存者非有憾于漸漸之石也我生也晚其尚助古人悲茲以盟於天下曰砥所及險巖幽壑以若求之舌所及蕘人牧子以若咨之有不及者歐陽子其牖之今其目若干卷吾砥吾舌之所及也蓋司直以告其友金子鉉鉉颺言曰嗟夫歐陽子後一人哉

金忠潔公文集卷二



明史列傳

金鉉字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之大興祖汝升南京戶部郎中父顯名汀州知府鉉少有大志以聖賢自期許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崇禎改元成進士不習爲吏改揚州府教授日訓諸生闡濂洛正學燕居言動俱有規格諸生嚴憚之歷國子博士工部主事帝方銳意綜核疑廷臣朋黨營私度支告匱四方亟用兵餉不敷遣中官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建專署檄諸曹謁見禮視堂官鉉恥之再疏爭不納乃約兩部諸僚私謁者眾唾其面彝憲愾甚鉉當榷稅杭州辭疾請假彝憲撫火器不中程劾鉉落職鉉杜門謝客躬爨以養父母十七年春始起兵部主事巡視皇城聞大同陷疏曰宣大京師北門大同陷則宣府危宣府危大事去矣請急撤回監宣中官杜勤專任巡撫朱之馮勛一心僨事之馮忠懇可屬大事不報未幾勛以宣府下賊賊殺之馮烽火偏京師鉉奔告毋母可且逃匿兒受國恩義當死鉉母章時年八十餘矣呵曰爾受

國恩我不受國恩乎庶下井是我死所也鉉哭而去城破趨入朝  
宮人紛紛出知帝已崩解牙牌拜投家人卽投金水河家人爭前  
挽之鉉怒口嚙其臂得脫遂躍入水水淺濡首泥中乃絕母聞卽  
投井妾王隨之皆死賊踞大內踰月始去金水河冠袍泛泛見水  
上丙官羣指之曰此金兵部也弟鉉辨其屍驗網巾環得鉉首歸  
合以木身如禮而殮事竣錄自經後贈鉉太僕少卿諡忠節  
本朝賜諡忠潔

右金忠潔公文集二卷明金鉉撰鉉字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之  
大興崇禎元年進士官兵部主事殉國難諡忠節

本朝改諡忠潔事蹟具明史列傳伯玉志節凜凜初爲工部主事  
中官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檄諸曹謁見禮視堂官伯玉再疏爭  
不報迨起官兵部大同陷請撤宣府中官杜勛亦不報當崇禎登  
極目擊忠賢之亂幸而殲除未幾仍以閹人總理部務兼視營伍  
怙過不悛不可謂非亡國之主如伯玉等建言不納至國家覆滅  
僅以一死報國於國何益而在上之迴護閹人以摧志士殊不知  
覆亡之在卽尤可哀也明史經籍志載文集六卷久佚道光武進  
陽湖合志載有集四卷存亦佚於庚申之亂今從乾坤正氣集所  
采二卷錄出又得金氏後裔鈔本校定梓行前一卷爲疏揭劾張  
彝憲杜勛三疏均在後一卷雜文皆學道有得之言天下金石志  
序集中未收謹鈔出附刻於後他日如遇全藁當爲重梓以行光  
緒丙申十月上旬武進盛宣懷跋

|   |   |   |
|---|---|---|
| 鈔 | 生 | 肩 |
|   | 崑 | 山 |
|   | 鑿 | 光 |

金身

光緒丙子歲  
誰盛

氏申李養一先生

翼本開書

堆山先生文集序

自先生歿後百八十年其七世孫子衡稱其尊甫之命抱遺集以謁兆洛曰先人身遭前明鼎革之後削髮入山二十餘年六世祖奉承先志閉戶授經不交世事家遂中落後又轉徙鄉城靡有定居故遺書幾致散亡至先祖瑩圃公始索諸宗邨又以宦游四方晚歲方輯錄成帙蓋所存者不啻有一矣先祖歿家君藏弄者又二十年恐歲久終至湮沒乃及今命衡就吾子董而理之則感且不朽兆洛瞿然曰先生出處大節為一代完人久在耳目遺集固樂得而讀之竊附名於末簡有厚幸口乃伏讀卒業歎曰先生生竟陵光燄之餘為易堂之先聲故其文繁變不測務極其意之所之而後已加以經世變涉亂離于君臣師友之際哀死送生有不勝其憤歎痛哭以長言之者故言哀必痛致痛必極雖置身空谷文固不能以油然蛻然超乎塵表者也然其家世承方山先生之緒餘又嘗得聞高忠憲顧端文之風而與東林後起馬仲常諸人

地集序  
為友所以切磋究明有不獨在文字之間者即以教南雍為比部  
郎守大梁施教而教行居官而官治及論兵不合拂衣而歸蓋已  
忠孝大節不愧師友而治身以及家則又有足信者故入山則妻  
從之改服既歿則子孫守其遺訓并不欺之學而能如是乎前集  
不分卷蓋在甲申以前所著後集十四卷則入山後二十年中所  
為也詩文各得其半今錄文之十三先以示于世其他則俟具知  
人論世之識者起而考之道光十一年十月後學李兆洛序

歲星公傳

明季寇起秦晉蔓延中州至崇禎丁丑戊寅閒歲浹饑而流賊益  
不可制當是時吾常歲星薛公以比部郎擢守開封府至則釐兵  
餉築外城邀守將登陴捍禦寇來旋引去經理熊公主撫公欲先  
剿後撫諍于庭曰賊無約而求撫者是欲就食我也必使大創而  
後撫然後無他變熊公不能用公遂怏怏成疾戊寅冬寇圍汴城  
三日黃左諸帥統兵奮至勉餽給之病益劇會代巡劉公按百泉  
公渡河而北對談屢夕返郡流涕大呼曰時事去矣竟自投劾歸  
毘陵歸六年甲申明亡遂棄家為衲至國朝康熙二年甲辰以  
病卒有譽於公為方外友因弔公而傳之公諱棠字諧孟號歲星  
姓薛氏常之武進人高祖學憲方山先生曾祖贈侍御景尼公祖  
學正卹贈尚寶諡曰端元臺先生父贈比部育我公母劉安人以  
萬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生公於里第四歲失母即知孺慕  
九歲能作時藝搖筆千言博瞻不羣蓋夙慧云十四補諸生二十

七丁父艱哀毀擗踊致足疾崇禎三年辛未成進士年三十三矣  
廷對注授州牧乞改武學教授癸酉轉南助教甲戌遷南刑部主  
事乙亥晉郎中歷任皆著聲望丁丑有大梁之命公知中原多故  
初不欲行既念爲二人微一命乃攜一蒼頭兩豎子往郡爲省會  
各藩府院鎮監司星羅棋錯所轄數十州縣羽檄紛馳案牘山積  
不延記室一手應之沛然有餘每月望檄生儒較試面定甲乙數  
千卷一日而畢尤卹單寒間助其婚娶屬吏問遺一無所受在任  
一年治爲中州第一撫軍指其坐謂公曰吾虛此席以待而公遽  
以論兵不合求去矣中西閒雜染人由更法名米別號堆山以繼  
起爲師早食後卽綴叢花於杖頭穿林渡澗值耕夫樵叟絕不知  
有山外事游屐所至一揮數十幅長歌短偈不問何人各愜其意  
中語遠近珍購之自後閒過家惟樓止祖祠及寄宿野寺嘗以秋  
冬之際汎舟過余村居下榻論心招潛夫梅廊膚公秋紹相與問  
菊探梅意盡始還人以公爲逃禪不知其飄然雲水也郡邑大夫

軒輶使者企公高節多枉道式廬則閉門不納以爲常甲辰冬疾  
革自云將以臘月十二日行至期遂逝手訣其子曰慎之而已壽  
六十有七公爲人外若渾涵內嚴涇渭當官按元凶大慙持律不  
少縱居鄉有感憤事輒義形於色得元臺先生之心傳務表章先  
人遇遺澤所在一字句不敢忽而於俎豆之事尤致意焉配邊安  
人子繼貞邑諸生孫二戡戡  
論曰歲旱嘗自誤二百餘字而綴其末曰言不純師行不純德流  
風遺書蕙如也噫此公微詞也夫以辭之家世生才如公豈不能  
規寓先人卓然以其言行暴於當世然而自道若此者時爲之也  
竊謂公生平無所不有亦無所不空要其原本忠孝與時消息亦  
夷亦惠弗可疵也年家姻眷同參弟張有譽撰

堆山先生文集鈔目錄  
送同寮尹君出守南康序  
代鄭玄嶽太宰賀馬劬思司農簡留都總憲序  
鄭湛若赤雅序  
代同寮賀謝立石出守德安序  
朱克非秣陵游詠序  
重刻韓致光集序  
代劉大司空賀甄大司寇序  
送蔡公榮滿入都序  
雪崖近稿序  
汪祖貞稿序  
歸舫雜詠序  
重刻宋胡澹庵先生集序  
許定于撫晉諸刻序

堆山先生文集鈔目錄

送同寮尹君出守南康序

代鄭玄嶽太宰賀馬劬思司農簡留都總憲序

鄭湛若赤雅序

代同寮賀謝立石出守德安序

朱克非秣陵游詠序

重刻韓致光集序

代劉大司空賀甄大司寇序

送蔡公榮滿入都序

雪崖近稿序

汪祖貞稿序

歸舫雜詠序

重刻宋胡澹庵先生集序

許定于撫晉諸刻序

賀衛紫嵐減俸行取序

方元初先生傳

卓忠貞傳

汪貞女傳

代辛卯乙未戊戌諸老祭何太夫人文

同年公祭何師母太夫人文

代壽朱未孩夫婦五十壽序

壽蔣嗣泉七十

代邑孝廉合奠劉太翁

代亮工弟祭賀雲谷

季太君九十壽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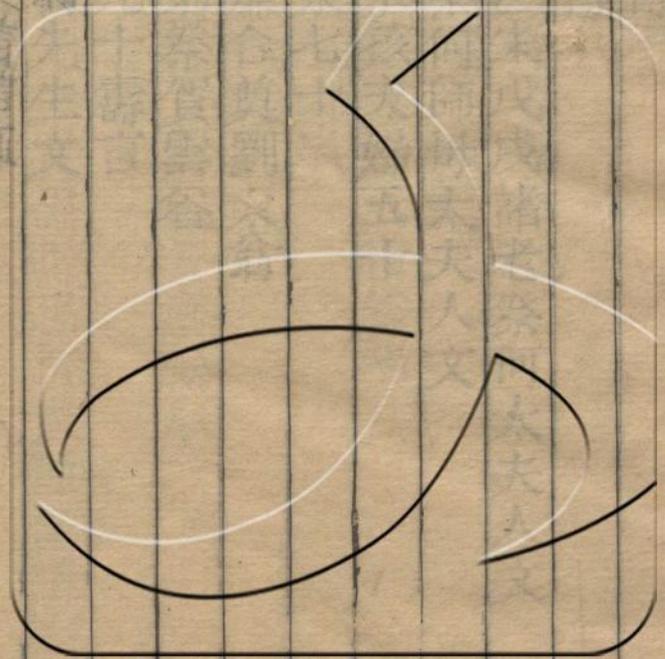
祭董思白先生文

祭毛脩之文

後劍泉墓志銘

方完初詩略引  
擬先大父請諡疏  
張樹伯誄

光緒丙申武進盛氏思惠齋刊臨桂況周儀陽湖吳文郁丹徒陳慶年全校



堆山先生前集

武進薛案諧孟

送同寮尹君出守南康序

山水與政事之趣管窺者所畫界不相謀也而唯雅士爲能合之  
蓋溺於山水者其神荒荒不可與理劇紛於政事者其氣鶩鶩不  
可與圖幾唯超然於二者之外然後能入其中而各極其趣之所  
至匡廬白鹿山水之至奇秀者也南康郡枕肘其麓地涼瘠乏游  
資毋論其餘故仕人之舉肥者往往裹足不入而復溪峒迴互湖  
光射扉民多漚患賊患虎患尤非可以優游臥理者古名賢若濂  
溪晦庵之名躅在焉司屬黔尹君出守其地同寮思所以贈之而  
徵言於予予與君相商推於案牘閒者久敢以茲行爲足盡君之  
才而終不敢以茲土之涼瘠爲君惜良以君固淡於聲華而勤於  
剴割者也計其自廣文先生以迄爲郎無一日不處於晶鹽苜蓿  
之內而介特毅果不敢萌易視天下事之想事至君手輒立辦而  
虛谷善下未嘗以氣先人與之游者竟不測其汪汪萬頃波中有

何涯浹谿壑之相且君成名時少甚今雖遲回鴈序尚未迨古人服官之期而竟其胸中所懷不難與濂溪諸賢相頡頏予固願有以告矣南康雖僻而其民之好莠靈頑不殊於秋曹對簿之衆其賢士大夫之月旦與閭井之歌謠誹刺不殊於五方雜糅之俗其西控荆湘南聯甌越東北接中原吳會山川險要寇盜出沒不殊於天塹石頭之雄而兵甲朽紅或有所不逮君之所以籌此者良難而才固足以副之若猶是掩扉而見牆上之髻啟扉而覩鏡中之鬢飾廚傳徇頰舌與游客分踞清暉以累其民予知君之所必不爲而又或操刀傷指解弦更張日擾擾焉與山水之靈不相頡攝則君之神閒而才尤敏氣定而鋒彌出覺二者之趣唯君爲能分之而亦唯君爲能合之君之所得於南康者幾何而所以報之者不綦重哉司屬多胸中無滓好談湖山之勝其家于匡廬旁址者尤喜君之臨願告以土風氓俗故予樂述之如此蓋不徒爲君告而亦以爲諸君勸也

代鄭玄嶽太宰賀馬劬思司農簡畱都總憲序

南都固瀾滄山維之區也邇者寇警於外謠播於內其鴻厚之氣脈不殊於當年而微察其腠理閒覺有異蓋驕奢而中實枯嶮陵而中實餒好以其頰舌齟齬人而不可束以畫一之法非有博大嚴毅之品疏通練達之材有官勳鼎無地樓臺之骨力不足以轉移一時人心而歸之正於是天子旣以總憲范公功著於昔晉大司馬矣復以總督馬公立朝正色侃侃巖巖乃晉總憲代范公焉當是得一范公而六軍之氣張得一馬公而六曹庶司以逮文武吏士之氣皆張於是大司農錢公爲國家喜得公率曹屬徵文志茲盛事以予與公共事尤久強授簡焉予惟今之總憲卽漢以後之御史大夫也漢法丞相不職御史大夫得而糾之毋論庶僚計其人必面寒於鐵腸煥於裘眸子洞於觀火往往審微制變於重巖襲室之下察其所謂百世之策十世之策百年數十年之策與夫不終朝之策而熟圖之以此衡量當世割私昵而擴宏域綜大

綱而捐苛細故終漢之世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亂譬之治粟然其精者麤者粟者秕者可寓目而得也其精不溷於麤麤不溷於精粟不淆於秕秕不淆於粟者可畫器而得也而其肅焉侃焉簸揚在前沙汰在後旁掣之舌不敢奸中牽之局不敢遂者則非目與器之能而心膽之能也公固嘗督度支總理精密東南赤子倚以爲固溯其初則嘗宰兩邑以循良著矣擢西臺以忤璫著矣起原籍補廷尉轉銀臺奉嘗以表率著矣總計公生平其優游清卿之日無幾而握篆執簡循行郡邑稽覈儲胥與夫觸邪指佞幾居歲月之什九公所至不以嘯詠妨劇割不以筆舌應酬妨蚤營暮思不以苑枯水火妨一意獨行宰浮梁咸以浮梁邑小謂不足竟公之材也而浮梁治移新建咸以新建繁且多宗藩巨室謂足以掣公之材也而新建亦治爲御史八年適值逆璫竊柄一妄書生倡議造詞卽歸功學使者學使者少不自愛俯首就焉璫方操清卿棘座計晷酬之易易耳公目炯炯視冰山若泮渙矣姑徜徉

雁蕩括蒼閒念虎彪眷屬必不相容遂請告歸夫總憲者御史之帥也爲御史而砥行刺奸者猶恐爲總憲而變節矧其先駸駸於御史時者耶而公之在臺班旣表著如此其宰邑與總儲復勤勩如彼是則以氣節推公於公之品合矣而程其材則未盡以經濟遜公於公之材肖矣而考其品則未盡公其有劉晏之幹局而兼之以宋璟之忠清有崔與之晚出番禺之襟度而先之包孝肅正色臺端之骨力者哉此猶異代事也周文襄之撫江南至今二百年受其澤而海忠介之總南憲能使民無號冤黠墨吏望風解綬夫南憲之視北臺去天差遠則其挈文武吏士之大綱而襄予與錢范羣公之職者關維尤重矧承平制變功績少殊異日將有嗣文襄忠介而出其右者予不敏何足以復錢公而慰曹屬之惓惓也

鄭湛若赤雅序

讀後漢書至馬將軍援岑將軍彭何多奇也馬旣以慧苴得謗而

岑竟爲蜀客所刺蠻獠詛毒帥壇摧墮後世望武陵西一步幾爲  
畏途子獨謂此大不然毋論馬氏濯龍世貴絳帳世文雅鼎峙鄧  
竇卽岑將軍再傳循吏犬鼈興歌絲絲裔孫君長柱管之外與中  
原漢陂兄弟遙揖風流若南海鄭湛若僑寄時所述亦大足誇矣  
湛若稱岑氏雄長諸司爲藍胡侯槃之率歲時伏臘禋祀槃瓠尊  
祖誓仇以桃榔麪代吳將軍首鳴吹蘆笙擊雲陽侑之天姬結  
隊雲韡豔妖偏髻鳳頭盛數梁家墮馬能治兵亦能治蠱湛若以  
無家張儉花宿其閒論文宗淮南品詩薄元白木客聯吟時有驚  
人險句而史所稱馬氏之銅柱銅船與夫榕門句漏飛頭捕虻火  
鼠鱖鱗他人從故紙上攬擷猶怦怦心動者湛若耳而目之飲而  
食之猶籬落井溷事語云因病致妍其謂是夫夫帝女不配槃瓠  
不能祖禰萬山之中岑氏儻聯姻帝室與馬鄧競貴卽不然若鄮  
侯遙胄振起齊梁小結養民之局則不能獨霸粵西世世爲外臣  
鄮君不忤邑令卽忤而得解亦不能隻身坤維繭足狹穴獵其豔

香歸我筆舌以散布於桐城金陵之間俾兩院先生弁星其前而  
予小子亦以一言綴其末嗚呼成岑氏與四姓之世業者高辛氏  
暨東漢之廷臣也成湛若之慧業者子同籍恭庭黃令公也而予  
因之有感矣國家控制遼闊桂嶺離江僻突域外顧其人多工文  
藝善束伍而中原能文之士多撮其綱要不能殫博雅之趣至抵  
掌談握奇輒指爲躍冶亦卒氣沮無成效無他山中日月閒寂故  
專意蒐討公私利害同故法罔寬而令行禁止中原士子甫咕嚕  
望句臚一唱爲息肩地旣登仕版幾幾焉中書堂畫尺一止耳安  
望其蒐仇池之書而講尚文之法乎古昔張曲江崔番禺皆救時  
將相卽昭代邱梁倫霍數大老名德實望湛若動忍旣久願假風  
霜以練松栝異日紫綬螭坳梁遠能邇卽以是編爲姬公職方之  
紀載可也

代同寮賀謝玄石出守德安序

今天下非無事之日也況楚豫閒尤寇盜出入之門戶乎士大夫

之完鎖鑰於此也不可爲幸而要不可自以爲不幸專精殫忠練  
膽庀材盡一身之力而赴之已耳往比部司屬開若張君之往秦  
也同寮送之曰願君毋苦秦車鄰駟職錦衣而歌同澤之章有古  
汧隴遺風在於是君果能其職天子賜符監鞏雜諸軍事茲玄石  
謝君復自比部郎出守德安德安新夷傷於寇父老子弟扶杖捫  
痛息驚魂於敗垣蔓棘中以望君之臨不特冀君祿賜之亦復冀  
君干城之而君固饒於吏材自作命太平司城留都以迄比部屬  
往往能摧堅爲瑕弄十二丸若轉環於是同寮又相率而送之曰  
願君之治楚一如開若之治秦且今日之秦是尙苦兵者也今日  
之楚是曩燬於兵而茲幸暫息肩者也尙苦兵者其衆易擾一夕  
數驚嘯梁髮豎法宜熟料敵精用閒而外鎮之以靜暫息肩者其  
衆易玩指銅駝爲往局狎滔天爲固然骨靡不立足捷善窺法宜  
飭樓櫓峙糗糗集主客兵而中持之以密願君治楚一如開若之  
治秦而加毖焉君乃歎然曰吾未易克如張君也冀克自如其太

平與司城比部時而已予聞言而感君之始砥一節也竊聞君令  
太平太平之民途歌巷詠爰有文禽離縱而馴君之庭下與白鵲  
義貓號曰三瑞邑有文士何君賦之而陳君木叔等級以詩章勒  
於圖後及以上考得司城咸爲扼腕而君貞毅勤果猶治邑時每  
每伸一冤獄如搔其身痒及扶屨驅蠹冷顏山案目中不知有河  
南南陽迄比部時不少耽控焉暇則手韓昌黎一編錄其尤賞心  
者置之座右司中適有銅商一案急則株連無辜寬則遷延歲月  
羶名勞實兩萃厥躬君以明鏡嚴霜肅然臨之終不可加以絲髮  
殆有得於昌黎立朝大節者深耶茲君且統五州邑而爲郡伯矣  
浙南之澤流於湘北旣可以馴來庭之雉而奚不可以馴食甚之  
鴉旣可以使芻尼效靈烏圓互乳而奚不可以使萑苻息號潢池  
止鬪卽司城與曹郎一出一入或不得自繇而郡伯地勢較尊志  
差易伸而過舉亦差易涉以君之才與守當之又何患焉天子方  
破成格掄異材君自此晉歷司道超拜卿貳開若張君之躅何足

爲君祝子直以君之材嘗左右乎開若而所值之秦與楚皆在介  
馬羽書之衝懲羹畏蠟塗風暨雨君應有十倍於子之所懷者故  
申其說以代君同寮路車玉佩之贈

朱克非秣陵游詠序

秣陵固游窟也而其人不能游祇蕩槩清溪石城閒作朱魚環沼  
勢耳燕磯洵沼中佳石然時時爲金鼓酒肉所溷唯靈谷獨勝亦  
獨寂予嘗坐松下半晌游人之趾可數也唯詩僧一門不負靈谷  
能以其詩情與山骨相澣濯茲已避地高座於是靈谷之寂益甚  
何幸得魏水朱克非與吾友成二鴻二鴻間一爲詩而肆力於文  
克非久欽其文而頃始玩其詩甚矣克非之詩閒澹秀迴與靈谷  
松杉相映發也邇來詩道之雜與游道埒矜俗爲雅則屠沽之酒  
食勝於天隨生之杞苗飾醜爲妍則無鹽乘軒而西子負薪從其  
後茲克非以冰雪之品冰雪之文與吾二鴻高嘯山中其尤卓豔  
者秦淮竹枝詞東坡墨竹歌感慨淋漓直踞淵明荆軻詠之上茲

且舍秣陵而歸刻其詩而二鴻序之更命子附其後嗟乎克非能  
舍秣陵而秣陵不能舍克非意者二鴻所云荻秋新畬赫菴竹圃  
者緣契獨深乎否則此中固多名勝予同譜同社兄弟及一門上  
人輩皆足供欣賞何遽發東歸之興也

重刻韓致光集序

子幼時卽好讀史至君臣友朋閒阻摧折躑躅連蜷之際輒爲流  
涕交頤左手按離騷右手引酒卮解之猶淋浪不能止也韓致光  
情事絕似屈靈均靈均猶冀君之一悟耳致光所遭者當世英主  
內挖風雅外參機密方自以爲太平不日可致而光風未轉蕢蔬  
牽人鑿坡孤蹤一斥閩海者之子蘭上官不典兵而今典兵昔之  
秦王在咸陽紫閣而今在人主香案前將眈眈虎攫以踞三百年  
之座然則致光之情事可知情鬱則傷情傷則佚蕩而不能制佚  
蕩而不能制則四方上下以求之夜深窗下紅紙千張卽所云黃  
昏以爲期也手香江橘齒輒越梅卽所云江蘼洲若也蜀紙麝煤

越甌犀液卽所云椒漿鉅饅也偶因飛語得深猜卽所云蛾眉謠  
詠也夜深風雨葬西施卽所云怨美人之遲暮也致光無限牢愁  
欲嘸則不敢欲泣則近於婦人至遷聞之後何異湘潭之放而跡  
其始終所擬託又不自居於靈均而以宗臣宿望廉潔好奇之品  
推之座主趙僕射直以身爲招魂賦夢之宋大夫云爾嗟乎致光  
唐人中第一流其魄力能爲風霆助朱邪之陣其心腎能爲日月  
照碭山之誅而其筆墨詎不能爲賓王之檄孔明之表鼓海內殘  
忠燼義之氣致光以爲正言之入人淺旁言之入人深法言之招  
忌深而人將以言爲戒異言之召讐猶淺而能使覽之者一往而  
情深故其詩自香奩集別集外如摭言所載曰手風慵展八行書  
眼病休看九局棋窗裏日光飛野馬案前筠管長蒲蘆謀身拙爲  
安蛇足報國危曾將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賦齊竿斯  
則離騷中卜居二篇之旨也刻二集者予江上年家同社蔣季烏  
而序之者盟友徐仲照二君皆拈情之一言爲致光解嘲予謂嘲

不必解情未可刪千載上具有靈均作配盍須蹇修哉江上風流  
淵窟繆李餘香襲人襟裾卽季烏尊人固同抱斜陽之歎者中山  
峩峩下有芳草季烏兄弟之所拾過於唐勒景差多矣又何用予  
之擊地歌呼爲

代劉大司空賀甄大司寇序

慶曆聚奎之運爲有宋一代人文所積故迄百年猶賴其用蓋先  
以諫垣侍從砥其骨而後以三事大臣雍容疑弼措海內於晏如  
我神廟朝亦然宋仁之御世四十餘年我神廟之御世亦四十餘  
年醞釀醇深風會包舉毋論韓范富歐卓爍卿相閒卽以二蘇司  
馬之屬在當日猶爲新進迨其正笏立朝侃侃巖巖識者咸知爲  
先帝雲漢之章所作大司寇錦石軒公神廟末年諫垣之望也是  
時士大夫之氣日趨於和響占角升膝墜淵而公獨毅然屹立不  
爲衆喙所撼可曰可否曰否賢而才曰吾不敢以爍金棄不賢而  
多援曰吾不敢以攢羽收固已風采著於班列矣幸而天啟正人

之氣一振公是時與揚左羣賢夾日射隼不敢愛其膂力不幸而宵人與中爲構廣設畢弋蘭茝所蒸目爲鈎黨公是時翮吾南征徜徉於赤壁雪堂之間弔有宋之英主得二大臣而不克自其身用之以置於山巔水涯而莫返今得毋有此乎而見覘雪消聖天子以光祿起公矣旋晉少司空茲復晉大司寇掌南禁矣夫公之明能燭牛渚之妖以白簡繪其形影而詎不能晰犴獄之狀以三尺法昭其覆盆公之威能爭是非於螭坳之上使權臣墮膽敵國寢謀而詎不能定兩造於丹棘之下使請託之牘囁嚅而自削譁張之舌趨趨而不前顧公猶沈沈焉折折焉進司屬而訓之以澹泊寧靜之度唯恐以擊斷風生張爪牙而焚玉石蓋天下事不敢於其所易而後敢於其所難夫前之爲名諫官人或當其易而公獨當其難後之爲名九列人卽未敢忽爲不難而公益籌之以不易夫繩人之與繩於人也與權璫爭氣節與以從容樹猷烈也其所操亦互有重輕矣公生於蘇公游處之鄉而以大臣表率畱都

依稀乎司馬公之在雒又皆爲先朝雲漢作人所貽一旦聖天子召公入揆地四海士庶翹首而望公對揚之訐謨予與公共事於冬署者久知公薑桂之性彌辣而四時之氣咸備太平玉燭端於公乎想望焉豈徒刑期于無刑沛此日南天之霖雨也哉

送蔡公榮滿入都序

國家兩都並建而獨設南法司於城闔之外於是湖山閒日率其屬聽斷焉爲法吏長者兢兢惟曲直之未允是懼何暇問朝嵐夕靄於鷗汀鷺渚以希晷刻之逸顧頃惟正篆一人任之而陪貳不與焉邇則舊任姚公以齋捧休沐里門部事唯蔡公身肩其勞時適有銅商部胥等案所侵漁畱帑以巨萬計公不避瘁怨時督其子部郎銖積而寸累之或挾其氣醜侵撓職掌公徐辯事理神色自若蓋先後掌部篆者數月予始以冬官副承乏是職繼公手披目營之餘享其樾蔭而公遂以榮滿入都行矣子部郎咸乞予言贈之而予有感於唐虞舉皋陶之事也方是時四凶之案已定非

有難明隱情煩五刑之推索而一旦舉邁種之聖授以斯任計當時禹鼎之所不克鑄益圖之所不及繪罔兩遺影亦自耽延而匿伏而至此頓若雪消冰泮無所暫容今天下雖聖人在上乎其山陬水澨飛聲附光之衆實亦幾倖於片牘之得行以風馳霆擊於百里外公事事親審語語庭詰紛呶之詞一投而不售則翩然颺去望法司之門若野燐木客之見旭日游通都也茲公且考績而報天子天子念公祥刑之功且將擢置左右鳳起翺羽集彼梧桐所稱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者公將以一身兼之夫寧有蔭於南者不蔭於北而平反之單辭非即平章之全錄哉蓋公與予皆嘗以有司膺上考待罪省垣茲又皆爲法吏夫立於螭坳之間爲天子爭是非者大臣與臺省是也天子曰俞大臣曰咈大臣曰可臺省曰否期爲夢寐之安勿期爲膠漆之合所爲媚于天子者也立於丹棘之下爲庶人爭死生者天子之有法司外郡之有有司是也天子曰可殺法司曰可生撫按監司曰可入有司曰可出期爲鸞

鳳之雛鳴勿期爲鷹鷂之搏擊所爲媚于庶人者也公之自上考而入省垣也業以媚庶人者媚天子其自清卿而入陪貳也復以媚天子者媚庶人則其自陪貳而考績旋將自考績而超拜也天子方倚爲鼎實而庶人咸仰其霖雨行見垂紳正笏而蠻夷戢寇賊消聖天子之所宵旦經營者皆於公平資其毗贊兩階于羽四海車書太平玉燭在聖天子與公等指擣閒耳公是時堂餐多暇方將繪湖山之勝以當臥游子部郎之分勞於斯者其亦與有榮施不特予之步公芳軌矣

雪崖近稿序

吳子公良予姻家後輩又予禮闈所取士也雅秀善詞賦廉勤善吏事予每期勛之以爲龔黃班馬未可分路馳也作令蘭谿投刃多暇一日寄予水香閣草予乃信公良之果嫻於吏矣夫今天下民疲日甚而隸呼日怒士人一入巖邑未免擊斷程衡以獵聲譽何暇寓休養於風雅茲觀公良所爲詩文何其清遠而有深思韶

妍而有正骨典故精覈而有獨至之識耶歌于蔦之章而可以知  
元次山觀埽地焚香之句而可以知韋蘇州夫使刻意爲詩文不  
若刻意爲吏然刻意爲張易來俊臣不若以生氣還民物而以真  
氣還詩文公良之詩洵能脫谿徑以就於道而其文則皆經濟  
之餘術設吏治審能若是是豈不亦龔黃並游而區區班馬又制  
作之末事矣公良勉之

汪祖貞稿序

昔王大令作書右軍從後掣之不可得輒歎是兒腕力當勝吾蓋  
少年筆爲氣使易跌宕瀟灑而難於堅重是以昔人每云臨書欲  
令墨透紙背豈獨學書卽行文亦如是矣汪祖貞之文其英思秀  
色可望而卜其年而其骨之勁法之老脈之細則非年之所能圍  
也蓋其大父素從道南諸君子游祖貞幼負奇悟爲掌上珍更沈  
鬱簡練以積其實所繇來遠矣予故樂誦其近言而序之

歸舫雜詠序

歸舫雜詠予表舅叔乾氏偕其羣昆從池給諫途次倡和之作也  
憶昔毘陵之稱詩者多染詞人習氣獨唐中丞與先學憲發爲正  
大典雅之音時崑麓外祖師兩家宗派介然自樹於七子之閒爲  
七子所不喜而翼雲外祖兄弟繼起乃兼綜諸家撮其勝會茲叔  
乾舅氏殆醴泉之分潤而芝草之餘莖也舅氏試從歸舫縱觀之  
其截然高峙者爲山而秦岱華不注之巍峩與金焦以南之妍紆  
異也其浩然奔赴者爲水而鈞突之奇黃河之險淮濟之清駛與  
三十六陂之鮮媚萬里長江之滔莽異也其變幻倏忽參差映帶  
者煙雲沙島城郭人物而西北之雄偉深厚而神情近麤與東南  
之坦迤精峭而丰骨近薄又異也無所不異而又何疑於詩詩至  
今日脣譏腹誹何常之有然愚終不敢以鍾譚之譏袁徐與袁徐  
之譏王李爲品詩之極焉而必取吾毘陵兩大家與翼雲兄弟以  
正之且請以歸舫雜詠示天下俾知吾黨之稱詩不拘一格有如  
燕雲以南之山川人物者舅氏其毋愕貽而笑其狂言

重刻宋胡澹庵先生集序

幼時讀謝疊山文章軌範至上高宗封事心膽奮張始知宋人之不腐而湖山歌舞能迷秦賈諸人不能柔真英雄之骨意津津慕之先尚寶玄臺翁顧而笑曰孺子可教也乃出文信國集與觀指其精神迸射處如零丁洋諸詩及李羅丞相詰對語因言汝異日律身固有五世家燹次則表章先賢亦小子之責儻宦游至廬陵弔兩先生之里而輯其遺編否則從師友薰習聞得聞一二緒事抑與有榮施不意蹉跎二十年幸博一第忝在新建姜師安福王師之門盤辟趨謁不暇叩詢昔賢茲來南中乃得因侍御東井同寮起潛兩公觀忠簡公之全集作而歎曰嗟乎公可謂江左夷吾之王茂弘東山淝水之謝氏叔姪而非區區投湘憔悴如屈靈均者也夫胡天雪窖事類楚懷秦湯乘權何異椒蘭肆詈公之翰墨疏牘能使高宗躬自浣滌孝宗咨嗟歎賞至於金蓮炬下玉斝親貽鸞刀手割迨曉鴉噉散猶徘徊不忍別而公神情所睠顧偏在

彼而不在此是以孝宗稱公曰屈原公亦自弔曰屈原而予獨謂其不相肖者原之忠徒令萬世而下憑弔耳秦人視之若無有也且偃然使張儀玩楚於股掌之上索而殺之不可得也而公之封事致令金人購之千里卒使逆亮就殪烏祿屈體自壽皇迄於理宗東胡餘孽淹淹不復再振此其視茂弘之制石勒安石幼度之敗符堅勳烈何如而徒以公之文詞蟠繡豔逸眩轉百態謂有似九歌天問而遽比之屈原可乎哉且也屈氏望美人思公子託喻深遠一傳而為宋大夫已未免荒淫之誚至今讀高唐神女二賦尚令下士意迷季女色動幽蘭白雪抑亦其貽謀所致而公訓嗣數百言嶽嶽山峙比之安石之焚紫佩囊尤有甚焉予謂以公擬靈均則靈均當其難而公差當其易以公擬茂弘則茂弘當其易而公獨當其難何也茂弘與王敦義雖犄角而情固同堂也公與秦湯名雖同朝而實則吳越也絜情揆勢固有不倫公蓋始終似謝安石耳其折奸諛之角同其褫孽胡之魄同其保障一隅之江

山同謝有封胡遏末公羣從子弟多名公謝善談名理並驅孫盛孟嘉公深於春秋本之其師蕭楚繇此觀之公之品行功績邁於安石而謂僅僅靈均乎哉案所居五木里乃文信國遣將與元兵戰處東井公之同鄉懷魯周公過其址而愴之特建旌忠崇德祠祀信國與先高祖方山案今日復得訂定澹庵公集從誠齋先生金石雲霞之文之後薦其瓦罇可謂顏厚所幸者他日歸拜祠下而告曰已得序澹庵集矣則小子之幸也夫

許定于撫晉諸刻序

壬申十月朔許定于先生以撫晉行案送之報國寺獨步古松下濤吹謾謾恍聞鏜歌向馬首劍鋒前長揖而別遂來南稱國子先生矣時時於邸報中見先生赤羽青霜賊如草顧輒有燦金頰舌酬之計先生馳驅拮据焚腸焯掌日則案山榭淮舸柳蔭蕉帷日也工拙之數殊而勞逸輒反焉乃先生亦遂挂冠歸四年來先生之功罪未定流氛之起滅亦未定而當事者旁掣中撓之習與

先生觀火察淵之智則正未始不定讀先生之疏之牘之檄之日錄之祝文之塘報以及諸議先生者之疏謂先生步步殺賊爲懦矣誰合擊而盡殲之乎謂先生陽畱陰遣爲失策矣誰檄之出而不俾賊再滋乎大將曹文詔之忠與先生同罹白簡矣誰百戰百勝而終以身殉國乎陳國威猛如虎大威等今日尙饗其餘勁矣誰拔之拍張欽飛而以弩弧授乎謂畱餉以蘇民爲市德矣誰起幽魂於九原咎白骨而責之供乎大抵懸度之口易親歷之身難借古詰爲已定之案援兵法律令爲不破之局易決機於呼吸之朕而毋誤觀變於驟盈驟竭之氣而毋沮難抑愚亦有疑焉撫按宜和而以爭舉劾不和制撫宜和而以爭調遣不和乃者先生獨矢廉藺相下之義而況古來屈一身以救億兆人者有之矣未有屈一身以戕億兆人徒博流俗長厚名而謂有心人忍爲之者也晏嬰有言諸臣亦同而已安得和平乎先生之不徇制府代巡正所以鹽梅劑之水火調之而諸君子紛紛異議如是或未免執卷中

之方略以責疆場之效歟不然則三至之籽易投而敵人反間謂  
吾不畏李牧而畏馬服君之子也若夫飛英流馥旁羅風雅劉毅  
之右畫左揮阮瑀之翩翩書記曹氏父子之停戈賦詩先生以一  
身兼之而且暫臥東山卽爲里中牧園計魚尾未繡豹韜在几賈  
馬衛霍豈兩人事案揚迄至此恍蔭報國古松下歎先生磊砢高  
節百尺無枝餘響所被猶足以振醒俗耳而區區胥衣荆棘蒼狗  
浮雲先生一笑掉頭直等之秋蠅之吟曉鴉之噪也

賀衛紫嵐減俸行取序

成寅

往予頌紫嵐考績以眉山二蘇事進蓋幾幾乎鸞臺鳳閣間得紫  
嵐兄弟一振千秋駿烈爲士林慶今公果以擒剿功奉天子詔需  
次入直矣屈指春明離簿書而嘯詠釋縵胡而縹緗玉堂夜雨兄  
喁弟于相與屏南皮綺靡之詞而脩東觀典則之業且身歷劇郡  
兼綜軍務得暇則陳計然之祕策與尉繚黃石之編而以目前事  
參之爲國家建久安長治萬世不可拔之基將使石田化爲黃雲

鳩鵲化爲熊羆刀劍化爲牛犢蚩蚩之氓弱轉壑強揭竿者化爲  
沃野闔衢夜戶不扃此其功方軼二蘇上何止與之相頡頏也乃  
予則更吐其臆中之迂愚爲紫嵐進一籌夫非有深算奇計可以  
效土壤助也亦聊舉平日所聆於家訓及所懷而欲吐者爲紫嵐  
陳之聞之朝廷爲官擇人非爲人擇官唯爲官擇人故稽於衆志  
衷於司衡內乎密勿而外采輿論往往以不次之擢非恆之遇酬  
給天下之第一流而鼓發其振迅踊躍之氣唯非爲人擇官故其  
爲天下之第一流者沈沈焉耿耿焉以展錯則處前以營競則處  
後以赴事機之會執安危之軸則惟恐人我撓而以平羊腸之險  
途塞鼠肝之纖竇則惟恐人不踞我上是以古之良相至於吐哺  
握髮堂上堂下各二十五人俾天下英碩瑰奇飫領應得以去而  
我初無壅殖自封拾級先登之意自予之與紫嵐共事也見其所  
蚤夜以圖者非啟中祕之書簪螭坳之筆執魚頭鐵板之簡也問  
大梁之利當興興而不可緩者幾何事害當除除而不容姑待者

幾何事一歲登稼幾何可以餽千里否餽八口否錄囚幾何冤無  
飛霜奸無誅日否司李爲直指使者耳目邇且無持節護軍之號  
而肩其實其於八郡長吏之殿最若蒼莖決而水鏡照也於八郡  
之勢豪猾胥通家悍少年若薰風解凍而涼颯掃籜也策騎而南  
南之東隅爲汝蔡西隅爲宛雒流寇絡繹其間土寇乘機而逞公  
揮戈直前擐甲叱咤使將士用命而賊衆披靡予每驚其事而頌  
之則兩頰發赤謂此何足酬高深聊以書生倡諸帥耳至省會西  
關商旅輻輳無尺垣之障幾爲賊餌顧人情耽逸憚勞諭以剝膚  
勿恤也公承上檄成以不日至今樓櫓雉堞壯麗若丹霞內護吾  
赤子而外亦護吾主客兵自此通許封邱而下日以磚城告卽大  
城五門分責司府縣董其修墜公居無事而綱維之一切火藥兵  
器點視必周而南薰爲予專司公左提右挈唯慮予之卽於戾以  
貽汴民戚予實荷公甚私爲疏其事於當道而公不知也旣而知  
之歉歉乎其若不克勝也乃今豐功異績大司馬業爲公特請而

得俞旨矣時甘霖初澍禾苗怒生聞公此音適與之會大梁萬口  
歌呼若雷咸曰公筆牘古峻宜掌金匱石室愛士不啻飢渴宜提  
衡天下才儁忠猷亮節肝腸露衣襟宜侍經筵出入禁闈極論天  
下事而予獨謂爲官擇人則公之才何所不宜縱例無兼攝亦必  
極人世之所共羨者以爲公酬若爲人擇官則毋論公之胸次從  
不萌是想恐亦不應稱是語以祝公而正惟無意於營競者物情  
自從而屬之庶幾所謂沈沈焉耿耿焉爲天下之第一流而何至  
徒羨公以目前之華要哉公今之子瞻也亦穉圭也兩公在宋皆  
嘗佐開封公今適當其地故予向者祇引二蘇以明公與紫岫太  
史之才品而茲更進擇官之說以擬之於穉圭昔宋宗有言此人  
要路在前而流汗決事未可量也繇斯以觀公在汴之勞績洵足  
膺皇上之簡注而策其脩途鸞臺鳳閣直旦夕事耳予不敏庇公  
宇下幾忘寒暑茲行也蒼生之福而非予不敏與汴人之幸也又  
惡足以頌公哉

方元初先生傳

案讀方氏兄弟所次元初先生行履而歎師友之緣之奇也當顯皇帝朝先尚寶以直諫謫光之司訓掩卷占候識元初爲道器元初亦自此齧雪粲花質文并至燕南吳北人人驚拜抱膝樓集而愧遜其人如魏仲雪諸賢風期映合然先尚寶追贈祇得五品元初竟以孝廉終碧落並游俯視九點煙不知眉幾顰矣元初忠孝大節師友深盟見於祭劉環水先尚寶文壬戌春上熹宗皇帝疏及所著長歌等作嗚呼先尚寶不邁元初散步白楊閒鮮與爲侶元初不遇先尚寶介骨懿性爲俗所鑠購與揚其英芬哉作方元初先生傳

方元初先生名日新字伯減河南汝寧府光州人先世自固陵徙光至先生之大父仕祿有隱行先尚寶玄臺爲作傳仕祿生定字子靜號仁庵郡諸生靜默嗜古娶宋孺人生先生及兩弟日華日熙先生誕時母夢綵雲扶日幼有異慧占對纏纏仁庵公奇之督

以異時經世要務丁外艱哀毀中秉鑰課藝撫雛侍孀咸有條秩服闋補郡諸生築一樓題曰抱膝若捐臥龍而與之上下古誼者以時藝感感號爲傳聖詰神骨實離落閑語也乃廣獵於秦漢盛唐儲久而溢穎豎茗發道古縱橫與其志行之嚴潔互相映照先尚寶以國子助教三疏爭國本大計言路謫司訓於光光士競以文獻先生偶不至再試乃與焉賞爲蘊奇之士接見神契以任道期之試輒冠首州刺史劉環水尤推重甚庚子賢書以豪宕瞻博爲聞中所共許仍出劉公門公喜曰此玄臺所拔士也既登賢書座無脅肩賓廡無袖手僕杜門卻掃研精理奧里中有以事求懷金市駿至者先生笑曰有此物何不以屬他人羣從有被盜而累多人者先生曰誅渠魁足矣何至恣行胸臆爲感蕩子婦以鬻身爲婢懸梁死作呂烈婦傳救詩僧湛如出中表宋三辰於盜誣他若返金焚券纍纍不一端營涇港雙河兩橋成先人志築隄設田歲歲修補永無溺患凡此類自先生視之直冬裘夏葛飢梁渴漿

耳而光人至今尸祝之未有數期上公車以鄉租付長公韜穎綜理是歲差歉而姻友多貧者韜穎蠲半助半計散三百餘石遙企先生先生笑曰麥舟之濟何以問爲一友赴試卒逆旅爲營其殯一友喪父而鬻棺姻家急踊其價嘗以惡棺其人拂衣去乃徧勅州之貨棺者皆索高價其人慟哭欲死先生聞而分太夫人餘材授之雖招忌勿顧也居恆以十事自規拈易中敬以直內二語自勸南游謁先尙寶因謁願涇陽先尙寶一歲閒逝先生公車時聞先尙寶計仰天慟呼曰途窮而旣兆矣又何僕僕公車也哉亟歸爲文以奠甲寅以會葬後期莽鎗抵墓上嗚呼不能起時先君暨諸父皆往吳越閒徧謝弔唁親朋罕獨侍先生醞墓兩相泫然不能仰視情事宛在目也乃與州人士力建東文清祠先尙寶壬戌春廣寧告變士皇皇爲歸計先生正色拒之曰奈何視君父不如平原君與荀巨伯友也五策直書所欲言房考以爲胸中有萬書主者驚怖不敢錄先生乃草疏八千餘言條議內外事甚侃鑿

尤切者謂主帥以一心策敵又分一心以難同事又分一心以應朝議一人之智不如良平而當此類敵乎又謂館閣之英敢必遷鈺鏡之不受屬託者必黜臺諫之清操淵識者必格大銀臺咋舌不敢上邑邑歸益沈酣文史山水中以卒卒年五十四配余氏子四長卽韜穎鎮次老廉鑾次錐鏤皆名士婚姻皆士族

卓忠貞傳

卓忠貞公名敬浙之瑞安卓奧人也忠貞私諡不宜存而諡出劉忠愍球若天故畱此以俟蘭蕙之合臭者情事可痛不忍不存公年十五讀書寶香山中夜歸遭風雨失道叩林中一小院院額曰體玄老人坐長明燈下勞苦良至拾枯葉爲燎衣公私問童子老人何姓曰不知其姓但自稱逍遙翁臨行授一牛使騎贈以僧帽公固卻帽老人歎曰吾所圖不成幾蹈不測非此安能出宜秋門乎郎君不受命也歎息再四出林牛行甚駛抵家舉火牽牛忽咆哮化黑虎去明日跡其處兼繹夜來語蓋宋潘閔也夫閔輔秦王

以仇太宗自有深意聊爲德昭吐憤悃一酬開寶耳公之標義顯於逍遙而誓不以僧帽躡宜秋之駕或去或不去誰謂得策公履虎而不啞姚廣孝影白眼虎也能啞公頸不能啞公魄公視之直黑牛耳屑與之同受僧帽哉登洪武戊辰進士除給事中疏請裁諸王服飾擬太子太祖高皇帝領其言不能行蓋高皇帝之視諸王皆吾子也公之視諸王非吾君也晉宗人府經歷戶部侍郎建文卽位成祖文皇帝已封燕矣公密奏請徙南昌建文囁嚅不忍公是時固熟察文皇智慮姿貌絕類高皇而海內大勢北平當速發而成南昌當遲發而不成引吭疾呼不計其後若夫建文之不能從文皇之必從北平起與異日南昌之別有圖事不遂者公固已知之知之而猶云爾者父母痼疾不徵醫求其速瘳而云有命在天也公忍乎哉文皇卽位憐公才欲全之而爲姚廣孝所尼謂從公策上且幾殆遂刑公夷三族臨刑歎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公死文皇歎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一卓敬樂清

樵夫聞殺公棄柴自沈死後四十年而始有劉忠愍私諡事子孫之覆匿僅存者皆冒宋姓久之復姓卓八世孫爾康發之皆有學行能文章與發之之子人月等并以高材奇藻馳聲人間爲案所畏事嗚呼方風雨倉皇中公孱不勝蹶一野犢能斃之不必虎也乃不死虎而死於悍髡然未可謂不知公者從亡之不能成事公洞燭胸中時時辨一死死公者知公者也是故劉忠愍知公而諡公者也樂清樵知公而爲公死者也黃湖光知公而錄公稿李夢陽袁袞知公而傳公者也其他聞風起者不勝述其祠公於南者則南京禮部尙書李維禎李孫宸與二公不及同事而同爲文記之者南京禮部侍郎葉燦也而其知之最蚤且以一言勝千百言者文皇帝唯得一卓敬之歎也臣辭案伏而贊曰臣突於是知卓侍郎之臆中祇有一建文君初無文皇帝而文皇帝之夢寐中祇有一卓敬更無諸臣廣孝老髡所以必欲殺之非報舊卻實翦新忌也文皇爲龍忠貞爲虎龍起於北海飛而上天戰血玄黃虎嘯

於南海伏而入地墜魄化碧一逍遙翁烏能繫之乎發之又命甫  
田黃石繪風雨夜歸圖案語黃生曰公幼時故血不華色毋為豐  
頤廣額如公冠簪時須為總角纖哲男子而眉目別峭已具英概  
又時方歸省有孺慕之容而妻迷慘淡申神骨不驚驟遇異人皇  
皇然若將告語斯得之矣傳非識者不能讀非閒者不暇讀而圖  
則一覽可竟是故傳與圖分行焉可

汪貞女傳

汪貞女者潛山汪廓如之女也崇禎乙亥寇掠潛貞女適以是夕  
嬪於舊族張氏賀客在堂八鸞初稅貞女佩聲尙鏘然姑側而寇  
忽露刃直前舉家驚遁女獨翼姑走寇追急有老媪勸之他逸女  
厲聲曰若汪家老婢我張家未廟見婦也汝歸事吾父母吾事吾  
姑姑存與存姑亡與亡耳麾使退掖姑崎嶇山谷閒事追竟同姑  
溺水死死時年十五耳武進薛案聞其事而壯之爲之傳而歎曰  
汪女固女也而實婦也其結縭以往婦也而盈盈未破瓜則女也

其不污於賊潔身長逝爲張而不爲汪則居然婦也古今偷生者  
必文之以名有如自處於不婦不女之間生途甚寬而女獨若是  
且夫農賈胥徒輒曰吾不讀書不知大義士讀書矣又曰吾未仕  
仕矣又曰吾無事權或無兵無餉赤手何能爲是終其身無死法  
也則皆有名可託誤之也自流寇倡亂以來士大夫之持議不一  
或言剿或言撫其用之而不善者皆足以墮城將如貞女之守身  
一矣一則無二三雖爲干城何忝焉草傳曰適毛脩之示我江浦  
李令公事夫江浦一斗大城耳外有高崖俯窺百雉可躍而入也  
而令公繕火藥募鄉勇當汪徐新敗時卒斬賊酋俾破膽以去繇  
此以觀鬚眉之膽智閨閣之貞信其絕瞻顧怯畏戀未始不相似  
矣夫唯不顧一身一家之死而後可全一城千萬人之生設守城  
者盡若李令公何憂賊哉余故傳貞女而并識之

代辛卯乙未戊戌諸老祭何太夫人文

嗚呼臣道代終婦德婉弱鼎鉉瑟琴厥類惟若猗我何公相業無

昨亦越夫人贊其蹇諤憶昔賦歸周旋林薄天子三詔召還殿閣  
夫人曰嗟公體綽約徒抱蓋忠莫離湯藥但效箴規亟辭祿爵公  
爲輾然志在蓬藿唯念聖君殷憂嗃嗃郊壘未平生靈燔灼羣鳥  
拚飛疇爲一鴉尺疏拜獻解黏釋縛儲器而投勿俾紛錯庶幾練  
習臨事毋卻天子念公允歸邱壑采納忠猷毗佐明作公顧夫人  
閒雲野鶴荷裳蕙帳晚蘭房藥因語嗣君汝亦藏鏹色養二人趨  
承簾箔恂恂粥粥衡門羅雀孫枝蔚然摘詞灼爍子瑁瑰奇聯鑣  
接萼綵筆素心青緇朱襖無何皖城玄麼驟劇挈家南都蕭蕭涼  
橐園桑八百付彼秋葶相對懽愉勝地堪託三十六陂流未涸  
何必南都非古西雜胡期芳魂遄返冥漠致令我公慘焉幃幕某  
等與公壘篋管籥飲醇飽德和協如昨進無伎求退無譏謔同譜  
通家斗杓木鐸聞公喪偶爲之中鏢更懷閩範神游碧落生芻告  
哀再拜距躍尙饗

同年公祭何師母太夫人文

嗚呼同譜之誼等於弟昆知己之感如其子孫而況勳德爲天下  
之父則夫白首相莊琴瑟靜好者方且借六幕之蒼赤游其襁褓  
而況區區三百五十之弟子能禁夫涕淚之潺湲蓋某等之初列  
師門也師卽已製荷裳懸朱轂逍遙乎家園側聞師母以婉介之  
德爲之左拂尊壘石拭圖史招愛壻撫羣昆以娛侍師之車轎師  
每顧而樂之思欲長往乎林樊迨其徵書再至聖眷頻繁師念乎  
恩禮之難讓而自顧神情步履未克以建柱石於鑿坡而對揚乎  
至尊於是瀕行而復止非果有意乎鴻鸞師母則以不可出者身  
不容默者言胡不慷慨論列內籌畫乎根本而外及其致寇之門  
庭與衛衆之屏藩師乃援筆而起以自抒其胸懷之所存謂經生  
紙上之蟬蛻諫官牘中之條議不足以汰砭砭而剖璵璠必也召  
對闕廷實詢以兵農禮樂俾之鑿鑿乎其抒吐然後可以收俊傑  
之績效而莫逞其旁喧尺疏旣上安車仍返相與曳花下之裾而  
委蛇乎文軒迄夫避地白下風和草蕃青緇奕葉綠蟻盈罇吾師

出則係衮衣章甫之望處則加香山耆英之煢師母於其時授几  
祝饒何啻仲氏之篋與伯氏之塤顧謂長君是亦爲政不徒貴濟  
踰於鷺鷥若夫孫枝天矯筆挾煙雲髯髯乎威鳳之率文鴛方將  
踔起藝壇需次升掄二三子之官於南者亦得以辟唄拜跪侍側  
細論雖未若昔人之後堂酒食絳帳笙歌以披覩乎慈顏也而歲  
時展謁儀節情惇亦復登階執爵星聚而雲屯恍慈母之挈其嬰  
兒以饋糜教誨乎江村孰意鸞馭仙游不先不後適值我師懸弧  
前之幾日能勿爲之惆悵而聲吞某等采藻酌水執紼隨旛感愴  
懿德揮泣泫泫不敢陳綺靡之詞向四方上下而招魂祇有述其  
梗概溯厥本源類一卷之瞻泰岱而窗隙之視朝暉至若勤劬井  
臼黽勉蘋蘩雖詩書所頌美要無以異於閩里之淑媛豈若相天  
下者之內助獨能以貞順爲調元嗚呼哀哉尙饗

代壽朱未孩夫婦五十

新天子削平內難之次年海寇竊發於閩浙閒賴汀漳分守未孩

朱君百計防禦數十城無甲兵慘先是君爲給諫有聲忤逆璫左  
遷漳南以功轉福寧山賊竊發所練山徒兵扼其吭賊竟解散君  
幼嘗僑居予邑邑名族談氏以今受誥封恭人歸焉歲戊辰君與  
談恭人皆年五十談氏諸昆將往壽焉而徵言於予予惟昔都中  
之有璫禍今閩中之有寇禍皆盛世大剝蝕事也顧在當口制寇  
非難制璫爲難在今日以方面節鉞之身制寇猶非難以臺諫遷  
適之身悉心制寇爲尤難今未孩之爲給諫也朝見一善政焉翹  
首而慶若三錫之在躬夕見一秕政焉抑首而感若十漸之在目  
方璫之伏翮於掖庭舉朝視之若孤雛腐鼠而君視之獨若寇之  
嘯於穴蠻煙瘴雨勢將滔天及其伺隙而起舉朝趨之若景星慶  
雲而君獨持千鈞之弩一發不中盜與賊俱困故海內壯君之節  
以漳南爲古之潮陽而君自視此身總朝廷寬宥之賜在內捍內  
在外捍外以八閩爲今之渤海故其料寇於未發之先制寇於離  
任之後一一操制璫之法從事而行見君之策勳於朝未幾而建

牙未幾而掌樞明天子嘉乃丕績方將麟閣圖之汗青書之長城  
泰山倚之而豈徒今日之飲至爲可賀也乎談恭人夙有士行茹  
荼席豐初末無二且能贊君於壁壘旌旗之間予以君之所造者  
大故特揭其概書之

壽蔣嗣泉七十

夫士有未老而投劾歸歸而享優閒之福者數十年自顧生平略  
無遺憾其於人世之營營不知止者何如也而私幸於嗣泉翁見  
之嗣泉解藩幕綬一意將母自課於藝菊外胸中無一事足跡不  
習城市向當六十稱觴詩言之詳矣乃翁之德未變而予之感若  
有動焉者向者神祖當極宮闈間即有小變無損大體翁隱居之  
樂雖遙望而心儀之而尙不免出處合轍之思迨兩聖繼殂閭禍  
大作昔所爲陰翦元良之羽翼今大張帝側之網羅而後知翁之  
優游於令子賢孫之間者光景爲可念也雖然翁旣不以其優游  
田里者驕天下慷慨氣節之士故天下之負氣節者亦不得藐翁

爲田里之逋民而心高其義蓋士毋論出處唯其神清而骨真耳  
神清則其視家必淡而無所係戀於世骨真則其視君父必切而  
無所靳惜於己彼夫進而昌言於廷與退而斂跡於野其矚然不  
滓一耳然則使翁而當龍馭再升璫權久踞之日未必其能怒髮  
裂背趨楊左諸君子之後要以拂衣而起不俟終日是則可因翁  
之生平而信其爲必然者也予弟與翁爲兒女姻將爲獻壽之舉  
予故復陳斯語以告之

代邑孝廉合奠劉太翁

嗚呼太翁夙鍾淵哲侷儻負奇振此高節累致千金視同敝屣振  
貧卹孤重諾徇急昔楚薦饑捐負棄責豈惟棄責使安厥業賢嗣  
象之夷然不屑亦粵懿孫承翁訓迪九苞九萬鳳羽鵬翻振藻湘  
衡景唐辟易名噪天衢聲騰鸞掖司法毘陵寵章有奕翁曰懋哉  
永砥清白鳩杖婆娑脩脩林樾長日圍棊東山蠟屐室有餘清座  
無雜客九十賓筵觴詠何適天錫難老光此泉石云胡不憇淹卽

窀穸九疑邊雲漢沔淒咽荃蕙失香巴猿嘯月嗟司里公椎心飲  
血百歲爲期遽爾長訣祝鯁無從桂醕虛設五邑同悲薤歌靡絕  
某等與公素心晨夕聞翁計音臨風太息吳楚東南生芻東帛巫  
陽下招靈其來格尙饗

代亮工弟祭賀雲谷

嗚呼鑑湖練水奔流飛瀑合彼地靈鍾此右族素望去天青緇  
麓維先大夫勳德孔淑學抽二酉才推五鹿集慶雲仍滄萋霖霖  
亦粵我翁玄心皎腹圖史千秋琴尊三伏丹霞輝輝長松謾謾伯  
季爭馳蘭芷並馥筮仕河汾風清度肅頌滿郊垆盤惟昔藉解組  
歸來孝友都穆長晝楸杯宵鐙故牘衡宇欣瞻檐帷競逐南軒寄  
傲東籬采菊羲皇上人在彼空谷怡與含醇返樸漸近自然  
絲不如竹四龍蜿蜒圭璋歷錄聯吟迭唱雄文有或先徽聿傳後  
軫旋蹴懿厥諸孫慧根鍾夙弱冠高騫懸弧秉箴汗血驪驅颯行  
大陸翁曰毋驕令終有倣古稱萬石孝謹是服爰出諸孫依然村

塾裘馬勿親閒尋卷軸何以貽謀君子有穀胡爲淹忽陽九百六  
嗚呼維翁家世雕輪華轂維翁風格頽垣白屋翁之初齡朝摩夕  
讀翁之晚節餐芝茹茯苓擬翁德音高峰廣瀆象翁哲盾千尋萬斛  
毋云世貴孤雲野鷺毋云世緣瑤池天竺某忝列葭莩再拜卒哭  
桂酒椒漿來敬敢上尙饗

季太君九十壽言

人生而至期頤上齡此希有之慶而况閨閣孀慈子姓濟奕以身  
爲范者九十年而未有艾也此其帷帟著臧嘉之度則菜竹彌香  
而北堂夙伏生之訓斯專門益永荷與斯事蓋未易致幼時聞曾  
祖母劉太孺人嘗稱其祖母百歲貞壽而從祖鴻臚則嘗爲其祖  
母鵬九十此兩事猶隱隱隔閭茲聞季君五嶽壽其太君九十初  
度益栩栩起舞也季氏門屏數武之地貴爲主爵富幾朱白乃者  
鶴翎鳩杖蹠躡乎若瑤池金母來游人閒似人所必欲裁之數至  
其家而遂不可量友人奚君曰不然夫不期驕而驕者陽盛之下

有伏陰不期侈而侈者桂滿之夜有虧輪太君胸次如海嶽注不盈挹不竭以游於無何之鄉故貴若忘貴焉富若忘富焉勸其子孫持冲抱樸毋忘爾先澤以競於一瞬之燭螢且忘貴而彌貴焉忘富而彌富焉呼其膝下爰及孫曾迄於庶婦以暨僕媵座上松柏蒼桂之友幾人閣內蠶織餉饋之務幾事歲時伏臘姻婭比鄰矢無貽乾餼愆蓋九十以前閔閔若望歲焉又時時頻頤曰自予為爾家婦所見蟬冕素封之族多不循禮初無異於海門八月之濤噴雪吼霧一凝眸而逝矣孰與縣縣徐引之為安哉予喜而述之以附於盤卮之奉轉思予之所知期頤上齡者其亦必有靜深懿訓如太君之所寶而惜乎予之未聞其敢謂子言遂足重太君亦識予仰高初芳之思云爾

祭董思白先生文

嗚呼際國家之全盛負造化之殊秀高文典冊螭碑鐵畫春容博雅之章非公則其言不尊而琅函貝葉敗繒殘素煙雲金碧之製

亦非公莫為之領袖蓋超然於塵埃柴柵之表者歷八十二年而一絲不挂而儼然繫雞林馬人之望者徧億千萬國而懸金相購然而知公者有深淺識公者有先後或擬公周旋於牛李之閒而不激不隨者似白香山之在元和或擬公引退於顧廚之世可望而不可即者似蘇端明之在元祐或見公之網羅貫穿品題甲乙小叩小應大叩大應以為似米元章與薛紹彭或見公之揚眉瞬目拈花豎拂忽與忽尊可操可縱以為似達磨之面壁於少林而迦文之趺坐於靈鷲夫惟有祖宗二百餘年之培養而因以有顯皇帝時之文恬武嬉有當日密勿諸臣之從容贊襄而因以有公一身之鼎彝而文繡人咸公仰天亦公佑盤桓澗谷戶限為穿趨踰館閣既康且壽溯公平生所少者中書堂押尺一耳而自公視之何啻頰上之癩與眉閒之疾顧公實未嘗悠悠忽忽縱心遺形於無何有之鄉也而往往默施其匡救其所交者既皆一代之正人君子而所潛護者紫微座前之一宿其較士於禮闈較士於閩

楚於吾里不啻陸宣公之得次山退之諸英而單辭隻字之下提挈獎借俾一寒之士開顏三刑之足止痛寸草織縠畢獻而靡遺者何異飾頑石而爲瑩琇其泰山北斗之名爲舉世之所愛慕而欣喜者兒童走卒婦人小夫咸知公爲天人導師爲廣大教化主而其湛識遠覽瞻言於數年以前而操券於數年以後者一似太上之操龜策而東方生郭舍人之射覆乃公則此爲弄丸之餘暇耳澹澹焉落落焉曾不異野鷗之浴渚而閒雲之出岫嗚呼公今往矣名德難觀譬之自朝至昃他人或朦朧於曉煙暮靄而公則獨享其清晝亦譬之自堂達廡他人或踟躕於瑣窗畫閣而公則獨葺其門雷又譬之自一鄉及天下自目前及萬古他人或低回於村墟覩記之一二而公則綈馬聞風之巔辨曳練於吳閭而陳錫貢之橋袖識者概公以兩言謂四時之氣無冰炎中立之祖無左右而某等受公之知庇公之宇則祇驚其日星河嶽之兼資而笙鏞黼黻之輻輳嗚呼公其降神而再來抑亦騎箕而化斗顧此

門牆之士類六翮之翼乎雛鷺雖閔其似我終矢音而未就桂酒椒漿鸞刀儷豆其不勝咨嗟涕洟而告之者亦聊以酌大海之寸蠶而窺天光於華竇嗚呼哀哉尙饗

祭毛脩之文  
祭毛脩之文曰嗚呼往予哭維節時兄與予慘顏相向也近哭天一則爲之經紀其喪而殆其瘍醫之誤藥者乃兄亦死於毒哀哉畱心經濟而位止寒曹覃精性命而不免威感於塵世之鴻毛將毋造化往復若頽陽之就崦嵫而號呼爾輔將茶拆茗反見爲不祥也耶春華欲茂而秋風敗之客屣尙滿而主人辭之丹鉛正新而慧魄去之經世之資糧初繕而羊腸推之嗚呼予何以爲情尙饗

後劍泉墓志銘  
後君集也爲其尊公劍泉先生索墓志銘於余夫余文不如昌黎何敢飾墓石然簡樸無華以拙爲工竊有昌黎之志焉按狀公諱鎧字子輝劍泉其別號後氏先世自唐金紫光祿大夫允始顯至

我明陝西參議公敏取永樂甲申進士其孫自姑熟之辭鎮徒蕪  
之後家巷十三傳至石菴公無子公以屏山公子嗣焉生而孝友  
剛介面折人過亦能同人甘苦服食無珍華而焚券捐橐惟恐後  
尤鉅者繕城餉饑費皆累萬居恆悵不得一第以榮親冀以一命  
少報劬勞年四十餘筮仕府軍衛經歷雅爲當時名公卿重神廟  
改元進階徵仕郎覃恩封其父母尋以廉能升武岡州佐攝邑篆  
廉平得民脩倉築隄悉捐己俸念父母年高乞歸養而外艱計音  
至矣武岡督糧例有羨數百金一聞計卽讓與同寅朱從士民擁  
畱中煢煢垂橐歸歸來柴骨樂心哀毀踰禮事繼母趙始終無間  
言其他行醇備可類舉也主於正德己卯三月十三日卒於萬曆  
丁亥八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九配李氏後公二年卒子學來以  
諸生入太學娶張氏女二一適李衢一適張炫皆諸生孫男二光  
極卽字集也從余游者也亦以諸生入太學聘霍氏光乙聘張氏  
孫女三一適諸生朱有章二未字曾孫女一未字今歲乙亥十二

月十八日距公之卒四十有九年乃合葬於赭山東之陡岡而集  
也以其尊人命徵志銘俾余之藝言附公皎皎大節以傳是可惜  
也銘曰於厥後氏本長源遠光祿參知勳德不淺徙墅蕪湖傳家  
萬卷亦越劍泉鋒端有眼決決溪流庭階布衍孝友肅恭有彝有  
典一發不中長材莫展小試參軍夙夜兢勉出佐武岡繕堞畫畎  
堂有鳴琴野無吠犬心動乞歸摧傷擗跣王戎死孝公洵其選荏  
苒邱園臨流陟巘親朋笑言綢繆繆繆品重士紳一鄉之善而子  
而孫黃耳金鉉貢諸天朝籩豆有踐公魄未厝相顧悚覩四十九  
年橫岡若峴吉壤俟諸玄靈微輟松柏蔥森榛莽攸翦以又以延  
靈秀世顯豈徒世顯公德是演

方完初詩略引

完初先生之文天風海濤不可得而羈馭也完初之人壁立劍拔  
不可得而紆折也而其詩則時汪恣時高峭介二者之閒而寫其  
性情焉往侍先生時呼案而詢以詩案不佞每以童子何知應茲

二十餘年後乃爲品其遺詩夫中州之詩自大復以來未有如先生之浩瀚者矣而崧山兄從浩瀚中爲之輯詩略甚矣不能略者不能詳固完初之遺旨而崧山善體之者也夫是固其詩之略也故予言亦簡而不繁如此

擬先大父請諡疏

聖朝鉅典隆而益隆先臣孤忠揭而未揭謹瀝陳三疏梗概懇遵遺詔以光幽壤事臣父原任光州學正卹贈尙寶司丞薛某某係直隸武進縣人初登萬曆十七年進士卽上疏極論王藩臣事蒙神廟格外優旨省過二年旋補□□鳳翔府教授升國子監助教疏爭並封未下復極論大計事得旨有春閒儲議瀆擾等語謫河南光州學正丁母劉孺人憂在籍十年於萬曆四十年病故至四十八年光廟登極首詢王德完等存歿共三十餘人皆以儲議獲譴者也先臣名列其中臣等私幸闡幽有日不意龍馭再升陪臣覆奏竟用首疏王藩臣事卹贈尙寶司丞臣等且感且疑痛先帝

之隆恩未畢傷先臣之苦心未旌除助教原官與藩臣一疏相隔觀政進士與尙寶新銜未孚主恩部覆允宜磨對外伏念臣父少承先臣副使某某御史某某之家學長與叔祖布政臣某某伯父少卿臣某某相砥勉在朝則所受知者自神廟光廟而外曾無當路之援在野則所訂交者近自錢一本顧憲成高攀龍等而外遠自鄒元標趙南星馮從吾等而外從無匪人之比臣等仰顧俯思未忍遽已查得穆廟時詞臣羅洪先亦以儲議放廢破格賜諡文恭臣父清真鯁亮洪先先後一轍懇乞聖恩下部施行使先臣獲與易名之典先臣幸甚微臣幸甚

張樹伯誄

孟秋初夕鼓棹江隅顧兄臥榻執手長吁謂予素心沙鷗□□□  
□□□驚心刺膚片言未竟灑淚如珠良玉遽毀叢蘭驟枯衆香  
泯沒遮須有無憶予與兄聯宵喙娛論心講藝易牙公輸辯傾地  
□聲振天衢三別按劍一斥跋胡激昂千古恃此微軀肝腸皎雪

寧挫毋濡共矢歲寒勿變斯須偕伯及季力屏纖趨芟夷荑稗探  
掇靡蕪季也鵲起銀章佩紆君也鴻冥華戶繩樞秋雨蓴絲春風  
荀蒲歸來未晚逐彼檣鳥其亡其耄百歲朝晡招魂攝魄疇覓鴻  
都兄嘗謂予高山望孤同安武林今之歐蘇曾聆咳吐聊啟顛愚  
獨令先公爲世洪鑪未蒙陶冶寧敢自誣幸敢私淑忍眩歧途生  
平景慕魯國一儒緒言尚在如蠡測湖以此與君世誼更逾嗟予  
伯兄亦抱區區寸心欲瀝赤膽可圖落落丰標翠竹碧梧與君同  
恨誰鳴湛盧予姪君嗣抑首泥塗風期不遠軌轍則殊氣凌霜鶴  
迹等轅駒振纓悲嘯拍頂狂呼終期一奮六月搏扶我血自碧彼  
蜮奚誅短章寄誅備寫崎嶇

堆山先生前集鈔

右堆山先生文前集鈔一卷明薛案撰案字諧孟號歲星武進人  
方山先生之玄孫崇禎辛未進士由刑部郎中出守開封值寇亂  
與大吏議勦撫不合投劾歸遭國變棄家爲僧更號米堆山亦署  
納米徜徉雲水不問世事卒年六十二志稱其有歲星集一百卷  
久已散佚道光辛卯七世孫子衡掇拾叢殘編甲申以前之作爲  
前集不分卷後集十四卷則入山後二十年所作也詩文半之子  
衡就正於武進李紳琦先生先生爲錄前集之文十三名之曰堆  
山先生前集鈔爲之弁言今更兵燹其家僅存道光中選鈔之帙  
一冊遂取而壽諸梓至堆山品之潔文之工有張有譽撰傳及李  
先生序在讀者自能得之光緒丁酉六月佛生日武進盛宣懷跋





武生武生... 一冊... 山... 論... 前... 入... 所... 與... 式... 石...



